

現代文學叢刊

857.7  
1707  
兩 間 房

著 且 予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857.7/1707/1



註冊商標



0.40

册  
售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六年二月發行



總發行處  
分發行處

著者 予

發行者

印刷者

福州路

各埠

現代文學叢刊 兩間房 (全一册)

實價國幣四角

(郵運匯費另加)

且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上海澳門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中華書局發行所

中華書局

(本書校對者柳啓新) (一一一一一)

# 序

夫婦在一塊兒應該怎樣好？是個永久猜不破的大啞謎。那些應該怎樣做丈夫，怎樣做妻子的書籍，任他成千成萬的銷出去，勾引了數不清的讀者，不是哄騙人，便是「隔靴搔癢」。從結婚到死，統共也不過是數十年，這數十年，是男子快樂而又帶點苦痛的生活史，不是筆所能寫的。也不能向讀者說要去意會。我們每個結過婚的人，和自己夫人在一起的時候，就是個當局者，古語說：「當局者迷。」但是，旁觀者也不清，一是因為夫妻一切，不容第三者旁觀。即使你旁觀，又焉能以入世幾十年的見識，來測度他們中間的神祕！我們只騰下了一點回憶，在夜裏，在靜靜的空閒中，提起了我們一點兒甜蜜，一點兒苦痛。

關係至為親密的莫如夫婦，關係至為迷惘的亦莫如夫婦，由至親裏寫他們的迷惘，我自己知道，無論如何是寫不好的。

二十五年九月之末一日

# 兩間房目錄

序

兩間房

辭職

案壁之間

秋

信

竹如小姐

脂粉

誘惑

被頭

熱水袋

一

一九

六七

九

九五

一一

一九

三三

四三

五五

# 兩間房

## 兩間房

丈夫和妻子共有兩間房，裏面一間是兩個人的臥室，外面一間是兩個人會客談話的地方。

兩個人因為意見不合，妻子躲在內室裏不肯出來，丈夫坐在外室裏不肯進去，於是這只隔了一層薄板的兩間房，好像是隔了一重山，聲氣完全不通了。

這是一個秋夜，明月挂在中天，那穿透窗櫺的清輝，照着丈夫，也照着妻子，壁上的那個鐘聲，儘管的的嗒嗒的走個不停。

丈夫心裏想着：

「假使結婚的時節，只用一間房就好了。一間房她便沒處藏躲，她總不好躲在帳中，牀下，桌下。不能躲，就只好坐着，坐着，也許兩個人經過許多時的沉默，會笑出來的，笑出來，那末，

什麼事都沒有了。」

妻子心中也想：

「假使要是兩個人住一間房就好了，吵嘴，他也不會走到外面房裏去，也不能由他在外面房中自由自在的看書做事，我在他面前，冷冷的對着他，他總會不安的。不安，便不由得他不和我說話。」

但是，如今是兩間房，各人的理想都不會實現，因為丈夫冷冷的走出內房的時候，妻子沒有隨時跟出去，她便不好意思再行走出。丈夫呢，因為妻子不走出，自己也就不願意走進去。兩個人都將「走出來」和「走進去」當作一種屈服的表示，事體便「僵化」了。

這種情境是隨着時間而變成困難的。時間愈長，聲氣愈難相通。丈夫不敢走進去，為的是怕看她將身子朝裏一扭，那是多末的無意思。妻子也不願走出來，為的是怕看丈夫對她一陣笑，那她又是多末的難為情。

上帝造人，就不應該給人以情感和理智，他們以情感而吵嘴，以理智來衡定自己的地位，而不「走出」或「走進」。他們的理智，現在都是十分清楚，能辨別出他們是夫婦，不是

像朋友那樣平等，又不是像親子那樣尊卑。假設是朋友，隨便那一個走出或走進，握手一笑了事。假設是親子，那末親可將子責備一頓，或是子向親認個罪，一天大事，也就化爲烏有，無如他們是夫婦，是夫婦，上面的兩條路，都不願去走，事體立刻便化爲煩難。

壁上的時鐘，仍舊是的嗒地走着，那分針一分一分的轉過去，一毫也不停留。丈夫無聊地拿了一份報躺在沙發上看着，心裏盤算着就在這沙發上借宿一宵。

妻子的心境却不然了。她雖然有個牀在房裏，她却不願去睡，她的目的是要丈夫走進來和她說話，她真的要將頭扭過去，等她丈夫說到第三次話的時候，她方將頭扭過來，淡淡的責備丈夫幾句，然後再報以笑顏。無如現在目的完全不能達到。

時間靜靜地飛過去，看報的丈夫將報上所有的東西都看完了，他坐起來，慢慢的抽上一支煙，煙圈兒從他嘴中噴出來，一層層兒在空中飄旋着。

「睡，在此地是睡不沉的。」

一縷思想淡淡地在他腦中迴旋着。

「我犯了什麼樣的罪，該受着這種「沙發上過夜」的刑罰呢？」



他興奮地立起來，抖去了身上的煙灰，那遲疑的步行的路線，似乎還向着裏面的一間房。

「不能去的，女人，是一種最不容嬌慣的人，順了她的一點意思，後來便收拾不了。」

他坐在門口的一張椅上，冷冷地望着窗外的月光，那秋蟲唧唧的聲音，真是叫響了四壁。月兒的光，也漸漸淡下去了。

他有意無意的擡頭望了望，碧清的天空中有一塊淺白色的雲遮沒了那一輪團團的月。猛然想起四郎探母的那戲中有一句：

「我好比，中秋月，被雲遮掩。」

如今的戲班子全都不唱這一句了。他們只記得禽獸，什麼「南來雁，離山虎。」却忘了自然界美麗的雲和月。公主究竟是個好人，爲着順從丈夫的意思扭了兒子的屁股去盜令箭。

「如今的女人，是真的不好和古人比了。開口記得錢，閉口也記得錢。今天我叫她做一個枕套，開口就說「拿錢來。」她難道這幾個錢都沒有嗎？我三個月的失業，就要使她每天

用個「錢」字在我的耳邊刮，我不能忍受，我不能忍受！

想着立起身來，再點上一枝煙，細步的在房中團遊了一次。迷迷糊糊地被一個「剪子放在桌上」的聲音驚覺了。

他想，剪子不是個好玩的東西。許多壞的事情都是從剪子上做出來的。

「女人，是識淺量小的人，不好和男子比，她們會因一時的氣憤而輕生！」

想到此處，局面便陡然嚴重起來了，那天空的月光，壁角的蟲唧，都不能引起他的注意。他老是記着剪子是個危險東西。

其實，她那裏會有輕生的念頭，女人是最怕死的，尤其是有丈夫的女人。她爲什麼要死，有了穿吃和錢用，丈夫又不是一個狂嫖濫賭的，爲什麼要死！

他不能夠想到這一層。他的心靈好像告訴他說：

「快進去！快進去！」

這完全是個幻想，幻想影響了他的行爲。他走進了房間，看見妻子正在縫自己之襯衫。上要掉的一粒扣子。他是真被感動了。他想這全是自己的不是，女人是沒有恨男人的。她如



果恨我，爲什麼還要替我縫扣子。

他忍不住地叫了她一聲，說了一句賠不是的話，滿想着妻子的一個笑臉，焉知不但不得着，反而抽抽噎噎的哭將起來。

他覺得很難過，說不出來的難過，胸中好像有一塊石頭，被一根繩吊着，不得上也不得下。

妻子一逕的哭，丈夫一逕的望着，他想做許多的事，但是不敢做。他又想說許多話，又沒有的說。他也想陪着哭一次，又恐怕自己哭到中途會笑起來，事情便更來得僵化。

他真難，他想他是從來沒有遇見過的難。今晚終於遇見。他慢慢地走到妻的面前，不圖妻倏地站起來，睡到牀上大哭起來了。

哭，不是人生一種美的表現，但是能引起人的情感的，尤其是在這靜的晚間，月涼如水的時節！

「總不能跟她睡到牀上去，去做出種種醜態的！」

他心裏這樣想着，但是除睡以外却很難有其他的事。他想想還是走出了房。

這一次的走出，却和以前有些不同了。以前他將過失推在房子上，說結婚時不應該用兩間房。如今他怪中國女子的人生觀念不健全。

「爲什麼要以哭上前呢？西洋人是重講理的。」他這樣的想着。

「有話講話，有理是要講理的。現在我不怕她講理，講理就要說話，說話，什麼問題都有辦法了。」

他恨恨地坐在那裏，心下暗暗的詛咒着那句「還他個不開口，神仙難下手」的老俗語。

他哭，用了小手帕順着眼傍輕擦着。月亮在雲端裏移，秋蟲仍唧唧的叫，壁上的時鐘的的嗒嗒的響個不住。

那枕上的溫存，耳邊的細語，迷人的嘴和眼睛，時隱時現的在腦中憧憧往來，

「這種罪真是難受極了。監獄裏的沉默制度不知是否這樣的。」

「不是，囚人雖然是沉默的，但他們有竊竊的私語，私語是最有味最有精神最能令人奮興的呀！他們可以由私語得着了越獄的計畫，由私語得着犯罪的方針。」



他想起和妻去看「牢獄鴛鴦」的那一晚。那正是一個夏夜，她穿了一件極薄的衣衫，和自己一同閒步歸來的時候，小風送來她頭髮上香味，真是够醉人，況且，她依傍着自己，真像小鳥兒的一般。

「愛情，愛情是個什麼呢？槍斃都打不碎的。」

「愛情是什麼？」

「就是這小風淡月中你我的心境！」

她哈哈的笑着。

丈夫的心，由於這種回想增加了一點甜蜜，那迷人的嘴和眼睛又復瀉到了心頭。

「時光是過去了，美妙是不能常在的，香味也不能久存。」

他又用小手帕，擦了一次臉。

妻的哭音似乎已經沒有了，只是半天還有些抽噎噎的，像一個大怒大哭之後的孩子，那種情況。

「進去？」

他自己這樣的問

「她總不能老哭的。」

他站起身來走了一轉，終於停止了。

「怎麼哭的時候不去，不哭時倒反去，我豈不是變為一個投機的人。」

「她是不喜歡的。」

丈夫順便點了一枝煙，兩眼望着天空的明月。

「月亮是不說話的。」

「不說話倒好，因為人能說話，不說話反而就不對了。」

「不說話還是和不說話相對着。」

他默念着：

「花如解語還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

「「解語」是煩惱的成因。」

他恨恨地說着，出房到了院中。



天氣還是有點燠，鄰家不知是誰在吹着口琴，一個人在唱着：

「妹妹，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

我愛你的眼睛明明亮，

好像月亮一樣明明亮，

小小的月兒明明亮，

明明亮，

照見我的心腸。」

另外一個歌聲從東院走了來，他就着月光看，是東院住的鄰居王慕孫。

「你一個人在賞月，真有興致！太太呢？」

「睡了！」

「你還不睡，現在已經是十一點啦！」

「十一點，我倒沒有注意。怎麼你也沒有睡？」

「鬧氣鬧出來的，她還在家裏哭，我真是够煩了，還不如出來走走，我在月光下看見了

你，就順便走了過來。」

「很好！過來談談，坐一會兒！」

他的聲音低下來。

「是個什麼緣故，怎麼女人家光好哭？」

「女人是水做的，自然好哭！」

慕孫接着一陣笑。

「怎麼你夫人和你吵你就像沒事人一般？」

「有事又怎麼樣，說也說不好，講又講不通，女人一發脾氣，好像鋼做的，子彈都打不過去。」

他嘆了一口氣，慕孫道：

「你別替我難受，我自己是一點都不難受的。我剛纔不是和你說過的嗎？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水是越變越少，會化爲烏有的。泥呢，却會越變越硬，永遠常在着。你看……」

慕孫指着第二間房。

「妝臺旁的燈亮了，你夫人恐怕起來了咧！」

「起來我也不走，倒道我還替她化裝不成？」

「那麼我說話還得小心。」

「沒有關係的。我很喜歡聽你的高論呢！」

「女人，雖然說是人類中最美的，實際是人類中最醜惡的。她醜惡的第一種表現是向男人求愛的時節，第二種表現是向男人要錢的時節，第三種醜惡就是和男人吵嘴的時節了。第一種醜惡，我們不去談他，第二種和第三種，實在有研究之必要。」

「怎麼樣呢？」

他們的四隻眼都朝裏間房裏望着。

慕孫說：

「要錢就向她說個謊，那醜惡便可化成美麗了。不過你須明白，扯謊不是說不給錢，錢總是要給的。身邊有的多，偏要說少，身上有的少，却偏要說多。」

「那未免不以真誠相見！」

「真誠相見，那你就變成她的賬房，不是她的丈夫了。大凡一個女子初次問丈夫要錢，總是很藝術的，久而久之，便化爲醜惡，她好像覺得給錢是丈夫應該的，不給，便是未盡人生的義務，她之所以如此，不是她的過，是丈夫太以真誠相見的緣故。」

「那麼吵嘴呢？」

「這一種醜惡要想化成美却是不容易。我們現在都用一種避開的法子，實際是很不對的，避開，難道就不再見嗎？再見，真是愈加爲難了。」

「對呀，真是愈加爲難。」

「我久已就想找幾個結過婚吵過嘴的朋友來談談，想一個應付的方法。可是始終未能如願，這話是很難啓齒的，難得今天我們犯了同病。我們便可以談了。我今天纔得着一個方法，是從報紙上看來的。」

「報紙上看來的什麼？」

「叫做酩酊法。你知道酩酊兩個字的意思，本是指因飲酒而大醉的。假使一個丈夫在



吵嘴之後，出去飲的大醉，由朋友送他回來交給他夫人的時候，這種意境無論如何是不醜惡的。或者是醉睡在街頭，由警察送回來交給他夫人，這意境也美麗。就是自己走回來罷，毫無顧忌的載言載笑，嘔吐狼藉，任憑你夫人漫罵，笑諷，憐惜，溫存，你總是一往深情的熱烈，這意境豈不是尤其美？

他聽了慕孫這一番話，心下真忐忑的跳着，慢慢的說：

「慕孫，不是人盡會飲酒呀！」

「那我却是一個三杯不醉的人，我今天來就是想你去陪我喝酒的。」

「喝嗎？」

他的意思油然而動了。他顛巍巍的說「酒，酒，沉醉罷！沉醉罷！」

「我今天就是想你將我送家來交給我那位好哭的夫人。」

「也許我要被你送！」

「被我送，也許兩個人都不送，就將我倆的身體交給警察罷！」

「成，讓我拿頂帽子去，用不着。」

「去罷！」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他的夫人却很幽閒地走出來了。

「慕孫先生來了，真好得很，好久沒有看見你的太太，爲什麼不一同過來談談。」

她不但是有了幽閒的步態，同時還有這一串清脆的言語。他真不知道是怎樣的喜悅，「喝酒」却老早飛到天外了。

慕孫有點難過，他勉強的帶着笑。

「她在家裏睡了覺。」

「這麼早就睡了覺，別是有『喜』罷！」

「不的，不的。」

慕孫趕緊的回着，覺得十分的不安。

「那便和我一樣的，像吃醉了酒是的，昏昏沉沉的，就是想睡。」

「是剛剛起來的。」

「是呵！剛剛起來的。」

「吹一點這樣涼的晚風，也許精神會變的格外好！」

「精神好，是醜惡的，我們要的是沉醉。」

「沉醉也要，精神好也要。」

慕孫賠下了一副笑臉。

「慕孫先生說話太模稜了。慕孫先生，你別氣，我說你們男子最愛說謊。」

「那也不盡然，像我們都是老實人。」

「老實人，他就不老實，他錢有的多，偏要對我說少，却又要我說多。」

「那是藝術生活。」

「藏錢不是藝術，喝酒纔真是藝術呢？我好久就想嘗一嘗吃醉的意味，我老是幻想着，

醉了是美的。」

「喝酒是人類退化的象徵。」

慕孫趕緊的說：

「不，我們一同去喝去。」

接着她哈哈地一陣笑，說：

「我剛纔似乎聽見你說你有三杯不醉之量的去吧，和你的太太一道去。」

她說着便一手挽起了她的丈夫，同要到東院。慕孫心裏真是說不出來的急。他說：

「是真的睡了，明天去罷。」

「不行，這月亮太好了。睡了，請你去叫她起來。」

說着他們就到了東院，慕孫雖然是難過却不能不跟着走來。

「你不進去，我却要自己進去的。」

她用很強烈的眼光釘住了慕孫。

慕孫真是難極了，他進去，覺得非常不好說，說了也要遭白眼的。不進去，讓她進去了，還

不知要接演一幕什麼戲。

他硬着頭皮走進了房。

外面一對夫婦站着，沒有說過一句話。

裏面的聲音，却不美麗了。一選的是勃谿着。



她說：

「你聽見了沒有？」

丈夫真說不出一句話。

「他們不走，我們還可以去喝酒的，走帽子用不着戴！」

丈夫真像乍然聽到雷聲的一樣驚愕，他囁嚅了半天說：

「我們明天去喝罷！」

「明天！」

她一扭身子就去了。丈夫沒有方法也只好無精打采的回到自己的家。

她仍躲到裏間房裏。丈夫心裏亂糟糟的在外間房裏亂踱着，一層板壁好像是一重山。

月兒在天空中慢慢地移，秋蟲仍在叫，壁上的時鐘的的嗒嗒的。他不高興再到院中賞

月，心裏也不敢想到「酒」了。

# 辭職

## 一

「在妻子怒火爆發不可遏止嘴裏數說丈夫種種過惡的時節，丈夫只有一條路，那便是謹守緘默，不聲不響。」

方先生便按着這條御妻原則，帶着冷笑的容顏坐到圈椅中去了。

這是一個夏夜，皓月兒掛在中天，那穿透紗窗月底清輝，也還能照出先生的臉，一雙烏黑的眉下透露着俊秀的眼，整齊光亮的髮輕覆在潔白飽滿的天庭。

先生在朋輩中，也可算很出色的一個人，他的資產也超過中人以上的家庭，他沒有什麼不好的，只不過常常深夜不歸，用錢的方法，不給他夫人知道而已。

先生自命為懂得女子心理的人，他也知道他的人品資產久為夫人所滿意。他更知女人之所要求於男子的，不僅在人品俊秀，資產富有，尤在不交女友，愛情專一，還須握得男子的資財，支配和監督男子的用度。

先生深知自己若將全部財產交給夫人，謝絕社會上一切異性友人，必能得夫人之歡心的。然而他也顧慮到，經濟權一失，隱然就要化爲夫人之奴隸，謝絕異性友人，即是斷絕社交，如今社會上充滿了女人，既欲社交，女人必不可避免，反之，謝絕社交，自己豈不變爲走頭無路的囚人。

這是他心中的爭點，也就是今晚吵鬧的起因，他和他的夫人兩方都不得完美的解決，所以只好投身圈椅中發出一絲的冷笑了。

先生雖坐在圈椅中，心緒却沒有一刻甯息的。他想這吵過之後，也許夫人要哭起來的。女人都如此。實際說來，這也是一種自然變化，大雷之後必有暴雨。他想到此處，便回憶到以前讀蘇格拉底傳記時節，中有一段說到蘇格拉底和他夫人吵嘴的一段，說他夫人大鬧之後，就將冷水一盆向蘇格拉底頭上一澆。蘇格拉底態度不變，反而笑道：「我知大雷之後，必有大雨。」

他一面想着，一面便不由得笑將起來。在這笑的當兒，忍不住偷看他夫人的臉。夫人却並未動容，他呆呆的想着，要是不哭的話，也許馬上就要睡覺。

不過要是真的去睡覺，後面却十分的麻煩了。她睡了之後，自己去睡，一定是要橫遭拒絕的。他是一個懂得女子心理的人。他知道夫人拒絕他並不是許他睡覺，乃是恐怕丈夫上牀鬧了她不能安枕。

先生一邊想，一邊自己便預備先上牀去，這是先發制人的方法，自己先去佔了牀，她如上牀，那便是她自尋苦惱。想能便立起身來更換睡衣上牀。那月光直透進來，仍然看得見自己夫人的容貌，只見她滿臉上蓄着怒氣，靠在沙發下默默不語。

夏夜雖有涼風穿過了紗窗，但是臥在牀上終究是熱的。不知什麼時候飛進來兩個蚊子，就這麼繞着牀傍嗡嗡的叫着。

他睡在牀中搖着小扇，眼睛一逕偷看着夫人。房中電燈也沒有明亮，鄰家的笑語，一陣陣地由微風送入耳鼓。

這是一個靜寂的晚間，兩人也都靜寂得很，先生便在這靜寂中看他的夫人扭開了電燈。一切的東西都在沉靜慘綠的電燈光下透出和悅美麗的狀態來。然而先生耳邊的蚊子，始終在那裏嗡嗡的未息。



他暗想着女人就是蚊子，硬在你身上吸收你的膏血的。吸收膏血之外還要在你的身傍噙囓地使你討厭。想着他用小扇子遮了臉，暗暗地在那裏發笑。

他聽見夫人起身來貯水於盆，那洗臉的粧臺上的電燈也隨着開了。房中幽靜慘綠的光中，陡然加了一些兒粉紅。先生輕輕地拿開了臉上的扇子，斜睇着鏡中夫人的容顏，那怒意却已消除，和悅的顏色却漸漸顯露。在這顯露的和悅容顏裏，加上了脂粉光輝，便覺得十分的可愛。

他現在心中沒有氣，鏡裏的夫人，臉上也沒有氣，他暗想着假使自己剛纔不能忍的話，現在也許就是兩人相罵的時期，這一刻的沉靜，必然沒有了，倘使由相罵進而爲摔東西，那便在精神損失之外，還要加上金錢的損失。

「保守緘默，真是對待女人的好方法。」

他想着又用小扇子遮了臉，躲在扇子裏暗暗地笑起來了。

先生真要算一個懂得女子心理的人。保守緘默的御妻法則，可算盡了全功。使她由暴躁而化爲沉靜，由噴怒而改爲和悅，那油光有汗的面孔也一化而爲膩滑芬芳。

夫人爲什麼重施脂粉，當然是因爲剛纔一怒出了汗。其實，有汗的面孔也不定是醜的，即使是醜，也不礙事，在這沉靜的夜裏，決不會有生客來會她。

她之修飾，當然是爲了先生，在先生，也是這樣想的。房裏沒有第三個人，她裝給誰看，自然是給他看了。

他誠然是一個懂女子心理的人，他預料着夫人也許要哭一次。夫人沒有哭。他又預料夫人要上牀去睡覺，他却去佔了先。如今呢？夫人走的是第三條路，是有益於他的，夫人修飾整齊，準備和他在一塊兒安眠，這全是保守緘默的效果，保守緘默，可算是克盡全功。他又怎麼不能不在扇裏一笑。

但是，在他笑的時節，夫人已站起身來開櫥取衣了。

「開櫥取衣」的聲音，使先生不能不將那小扇拿開看一下。他看他夫人拿出一件最漂亮的紗衣服來。這衣服是出外穿的，是他夫人最喜歡的一件。他心裏真是有些兒懷疑，他

想這已是深更半夜，她拿衣服做什麼呢！他再注意着夫人的臉，夫人的臉上更沒有一些兒表情。他看她衣服抖開了，就像立刻要穿上去似的。他心中十分爲難，料想她必定是要出去，一出去，什麼都完了。自己上了牀是一件空的舉動，以爲她要哭，更是一個空的幻想。

在先生的心裏，是決意不理他夫人的。他以爲女子的心理，是和男子吵過之後，一定要男子先行和她說話的。他要改正這條錯誤，他老早決定不和她說話。

但是如今情形已經十分的急迫了。假使不加以阻止，她定然是要出去的，出去之後，後面的問題便煩難了。她是沒有母家在此的，到友人處，終是自己不是，不到友人處，那更不知道有什麼變動了。他想到此處，便不能不說一句話，來和緩這個局面，他於是自己安慰道：

「她終究是我的妻，誰先說話又有什麼關係？」

想着一句話便說了出來道：

「有話講話，出去是不行的。」

這話雖是用命令體說出來，但是他却藏了一肚子笑意。他兩眼直勾勾的望着他夫人，只見他夫人手中的衣，已經搭在椅背上了。

夫人的容顏並不怎樣的可怕，她很沉靜的說：

「話不是已經講過了麼？」

先生心中一想這句話只表示她意見之一半，恐怕還是要去的，他趕緊地說：

「時光已經不早，出去，也沒有地方去！」

「不早，平常在這個時候，你還沒有回來呢！」

先生說：

「我知道你的意思，總結起來的話，不過兩層，第一，你要我每晚不要出去，第二，要將我的錢全數給你，要你管我這一分家。既是如此，簡潔了當的說出來就行，何必嘮嘮叨叨的，說上一大套？」

夫人說：

「你這個人也太將女子看小了些。要你晚上不出去有什麼用？你要出去，可不是我所能管得住的。」

「對呀！一個人本有一個人的自由，要出去，誰能管得住……」

「因為你是這個意思，所以我現在要出去，你也管不住，我也是一個人，你也承認我是一個人麼？」

先生沒有響。夫人說：

「女人！久在你們男人眼內不算一個人了。你們男人看見女人的時候，就想和她戀愛，無論用什麼手段都不管的，及至女人和他結了婚，就用一個家庭做了她的籠，使她做一個忠實的女僕，看守門戶的人，養子女的人，伴你游玩的人。你說我要管你這一家，試問你這一家究竟是什麼家具麼？是我家裏帶來的，財產麼？於我有什麼利益呢？一個人在社會上的需要是是有限的，天賦予我的五官百體，我自有我的生存之道！」

她說時十分莊嚴，先生的心中倒着實有些怕，他回憶英人 露理司的話真是不錯的。「做一個人是容易的，因為社會上可以任你自由奮鬥，做一個丈夫却難，因為數千年傳統的家庭制度，不能由你自由的改變他！」

他想想嘆了一口氣，便很幽閒的下了牀，這時的牀，至少在先生心裏，不是一個可爭的地盤了。

這是一個很難過的時期，在先生既不能照他理想的步驟做出來，反被他夫人搶白一頓，他只好搭訕着走近粧臺，自己也來理一次髮，回眼看看夫人，夫人似乎也沒有想出去的意思，她已輕輕地坐在沙發之上。先生很不自然的走近寫字檯前點了一枝煙，背靠着寫字檯，兩眼望着夫人，慢慢的說：

「理論和事實，是本不相符的。在理論上女人也是一個社會上的人，和男子是一樣的，但是，在實際上，女子却是家庭之妻，社會之母。」

妻！……母！……」

夫人發了一聲冷笑。先生一枝煙趕緊由嘴裏拔下來，一手揮止了他夫人的下語說：

你切莫跟着人家學些反對賢妻良母的話，他們都是受了易卜生的毒。什麼女人也，是人和男子一樣的人。老實說，就照易卜生的傀儡之家裏面女主角娜拉，一氣離丈夫而去，但是去了以後又怎樣？連易卜生也想不出辦法的。

「女子不嫁便是一個人，嫁了便是一個妻，要想由妻再化爲人，不是受社會的欺凌，便是受社會的哄騙，再不然便是受社會的唾罵。這都是事實，易卜生的話是理論，理論和事實

不符的，社會上只有事實，理論不過給痛苦的人精神上一分安慰罷了。這一點你總應該明白的。」

夫人說：

「嫁了便是一個妻，什麼是妻呢？」

先生說：

「那是沒有定型的。」

「因為沒有定型，你便可以造一個定義了。妻就是一個坐在家中的女人，為丈夫而生存，沒有思想，沒有意志，只須陪伴男子，安慰男子，遇必要時還要替他生生子女。」

先生道：

「不見得個個為妻都是如此罷！」

夫人道：

「但是個個丈夫的心理都是如此的。」

先生想了半天，也就無話可說了。



兩人不語，經過了一些時，先生的心境，始終未曾寧息，他默念着女人受了教育，根本不是人類的幸福，女人是應該屈服於男子之下，家庭方有和平的空氣。假使你給她受了教育，她抵抗男子的能力便加高了，換句話，就是男子的痛苦加重了，家庭的糾紛也就增多了。

他在靠桌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兩眼呆呆的望着燈。

這本是一個僵局，這個僵局是非解不可的。兩人對坐着辜負這個良宵，在先生，終究是一件不稱心的事。

他想了半天說：

「夫妻之間，最怕的是不明瞭，我就將我剛纔的心理告訴你罷！你相信，必然可以消消你心頭的積鬱，不相信，就當作是一句笑話！」

他說着偷眼看他夫人，他夫人的容顏，似乎露出一點驚異。他想這個時機不可失，索興說了罷。於是他微微地笑着說：

「我上牀去是因為猜錯你的心思，我以為你必定要上牀的，你上了牀，我再上去，必定橫遭拒絕，所以我就立定主義，先下手為強。」

夫人冷笑了一聲道：

「你的聰明，就止於此麼？」

「我誠然是一個笨人！」

先生接着說：

「我還以為你要哭一場呢！」

「我也不能那樣懦弱，女子難道只會哭。」

「原是啊！」

他又接着說：

「你兩件都不做，却要出去，經了我的攔阻，你却說出一番男女的大道理！」

「道理怎麼樣，錯了麼？」

「不錯的。」

先生又賠下一個笑臉。

「不過我總希望不要將男女的界限看的太清了。世界上的男女，始終是合作的，沒有敵體。男子是主外的，自然要在外而混，女子是主內的，自然坐在家中。這是分工合作，女子的地位，又何嘗低下呢？妻爲丈夫而生存，丈夫又何嘗不是爲妻而生存，報上常看男女雙雙服毒殉情的事，足證男女是相互而生存的，至於沒有思想的話，人最好沒有思想，思想是傷人的，它可以使人瘦，可以使人頹廢，可以使人早死。有思想的女人不是離婦，就是獨身，人家夫妻兩個共同過着快樂幽閒的歲月，還要什麼思想呢？意志一層，也是一樣。你想，夫妻兩個快樂的住在一起，還要什麼意志。求名麼，那便太俗，求利麼，那便太醜，你是個聰明人，你總不會有名利思想在心的。再說陪伴安慰，也是兩方面而不是單獨的，現在我倆在一起，你說你陪伴我，我還說我陪伴你。說安慰，你爲什麼還要和我拌嘴，反而弄得我來安慰你呢！最末了的一句，是你說反了，不是遇必要時，還要生養子女。乃是遇必要時，還可以不生子女。要生育，是沒有方法的，這事我都知道的，節育，却已風行全球，從之者如歸市了。」

說着偷眼看他的夫人，夫人的顏色轉霽，先生的興致，就越發的高起來了。他說：

「夫妻兩個人在一起拌嘴，像兩個小貓相戲的意思差不多，雖然是相互的抵扭着輕咬着，但是在地上打一個滾起來以後，還是十分快樂相戲着。」

接着他又很幽閒的加上一句說：

「人生的苦和甜都沒有的，但是不要看得太濃，一濃，就濃的化不開了。」

說着他在案頭打開紙盒取出兩塊糖，遞一塊給他夫人，自己也塞了一塊在口中。他夫人接了糖隨即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說：

「我想人生終是苦的！」

先生湊着趣，便立起身來取了他夫人那件紗衣，抖開來說：

「穿上罷！現在我們不談人生。說開了，我們也得要出去散散步。」

「本來我是想出去的，如今被你說開了，令我覺得一切都索然無味了！」

她說着放下了一點不自然的笑容，接過了衣服，順手便放進了櫥，轉身坐在椅上說：

「男子我也不敢說，單就我們做女子的而論，一生全是苦。從小的時候，除去跟母親學習針黹、烹飪、家事、應對之外，還要和你們一樣的進學校學算術、小代數、大代數、物理、化學、解

折幾何，已經要比你們學的多。再加學的時候，又要加倍用心和你們爭個上下，以免被你們輕視。你們將書唸好了就行，我們在唸書之外，說話要注意，走路要注意，臉手頸項既要比你們干淨，衣服又要比你們整齊，奢華了又不好，不合身又不好，又不能太呆，又不能太活，在場上時候多，怕人家說粗鹵放蕩，在屋裏時候多，又恐怕損失了身體上的美。這樣已經比你們男子苦多了。到了大學，就遇你們這一班男子來找着做朋友，由是痛苦便又加多了，書唸的好不算，還要多看文學，能做文章不算，還要寫那種若即若離的信。寫信又怕人看見，收信又怕人看見，寫信的事一來，寫字又加難了，字寫的不好又怕人笑。字寫的好，難處又跟着來了，那就是要猜度男子的用心，想出方法的回話。一天到晚，心亂的很，故意裝着鎮靜的樣子。明明的臉紅，要想方法說臉不紅。明明的憂愁，還要裝出一個笑臉，這已經苦透了。你們男子在這個時期，還要施展欺騙恫嚇的手腕，有時還要生出誤解。一次誤解，女子一夜眼淚都不得乾。一次欺騙，便是終身之恨，一次恫嚇，甚至失去了靈魂。你記得你是拿自殺來恫嚇我的麼？」

先生發出了一點笑。

「其實，你自殺與我有什麼相干。不知怎麼弄的，我幾夜都睡不着覺，一直逼着我當面答應了你，我方敢安枕。你想做一個女子，豈不痛苦麼？」

「我們結了婚，痛苦又加上一層。你每天出外至深夜不歸，我既無朋友可談，又無心去看書，終日的窗外空望，看着月光的推移，光陰就這麼一天天的混過去。終日恐懼假使要懷了孕，就須有十個月的痛苦，生了小孩子，容顏身體就要逐日的頹廢，人生不滿百，等到你倦游的時候，我已由少而老，精神身體，兩敗俱傷了！」

夫人說着，十分淒慘，先生更無一語可以回答，她接着說：

「這就是我的已往我的現在我的將來！人生是短的，我的甜，我的幸福，我的快樂在什麼地方呢？」

說着她便抽抽噎噎地哭起來了。

四

這是先生最難的一刻。他的心已爲他夫人所溶化，起初他預備以遊戲的態度，解除他

夫人的煩惱，所以他方說出妻和夫之間像一對小貓，後來又用了兩句感慨的話來說點人生，預備就此了結，想不到她却借題發揮出女子的痛苦。在起初的時候，他還想打斷她的話頭，出去游散。不圖夫人却將爭吵的事忘去，轉而自敘她的已往現在和將來。

他看她說到末了，繼之以悲啼，委實一點辦法也沒有了。他想她在傷心的時候，總應該安慰她的。假使她因爭吵而哭，我決不安慰她，現在她不是爲的爭吵，便不能不加以安慰。他說：

「人生誠然是短的。我們兩個人應該在這短短的生活，盡量謀精神肉體兩方的愉快。」

夫人擦去了眼淚，慢慢的說：

愉快！到底是我們單獨的過日子愉快，還是我們在一起愉快呢？」

先生趕緊的說：

「自然是在一起愉快，不然，我們爲什麼要結婚？」

「在一起！」



夫人跟上了這一句。

「我們便滿透着可憐了！你想你早晨出去，直到午後方回來，回來我們便入睡鄉，綜計一日之間，我們在一起，不過兩小時，十二日我們方能湊起一天，一年三百六十天，我們只有一個月，加上星期日，也不過兩個月，而且星期日，你還不是整天在家中的。三十年的同居，只有六十個月愉快生活，中間難免沒有意見不合的時候，這個前途，真是太痛苦了！」

說着話她倒又滴下幾點眼淚，先生真是更沒有一點方法。他想爭吵是不怕的，爭吵不過是意見集中和加濃，不容納其他意見的一種心理現象。只要想法子將它化開就行了。如今她忽而研究愉快，而且從計算上研究，他就完全沒有辦法了。

不過他終是要安慰夫人的。壁上的時鐘，已明示着人們時間已經不早了。他一面想着  
一面說道：

「我總不能辭去我的職務，我雖不靠着職務維持家庭生活。」

「我何嘗叫你辭去你的職務，人生亦不過是名利，求名既不俗，求利也不醜而且名利都是可求的東西。求之亦未必得不着。只有愛是不可求的，我現在覺着已往，全是錯誤了。」

先生一聽，心裏不由得有些急了。他想這明明是反對剛纔所說的話。求愛是舛誤，對於自己前途幸福必生很大的影響。他想：

「女人方面，最要維持的東西，便是一顆心。虐待她不要緊，壓迫她不要緊，只要適得其法，不使她的心發生變遷就行。萬一有變，一切都完了。不說壓迫、虐待，連奉承她都不肯承受的。」

如何維持她的心，真是先生當前的一大問題了。他想着夫人剛纔的話是明示着她會向自己求愛，却並沒有得着了愛。

「愛是個什麼東西？」

先生這樣暗暗地問着自己。

愛是個最不可捉摸的東西。夫和妻是先生懂得的，那便是夫是一個賺錢養家的人，妻也懂得的，那便是服侍順從敬重丈夫的人。正如結婚時牧師所讀的話：「某人，你該奉某人為夫，情願服侍他，敬重他，順從他，直到永遠。你情願麼？情願的。」愛人他也懂，那便是一男一女在未成婚的時節談談心，吃吃飯，看看電影。快樂他也懂，那便是兩個人談話談的投機，只

覺五官百體沒有不舒適的地方。惟有愛，先生不能懂，夫人向他求愛，他也說未感覺到。先生和夫人在一塊兒時節，感受過快樂，也做過情人，更成了眷屬。但是沒有知道愛。

夫人明明說過她求愛未曾求着。他又怎麼樣去回答呢？他不能問夫人什麼是愛，幾時向他求過的。他記得他讀過討論愛的書籍，前面說過鳥獸蟲魚。鳥的愛如雌雞愛雄雞的尾巴。雌孔雀愛雄孔雀的尾巴。獸的愛，如雌獅愛雄獅的毛，雌鹿愛雄鹿的角。蟲的愛，是愛着鳴聲，魚的愛，甚至雌魚將雄魚藏在腮內，或是將雄的吞下了肚。

先生不是鳥獸蟲魚，即使他是鳥獸蟲魚，鳥獸蟲魚又何會知道了愛。但是今晚上的情感是不能不維持的，他於是決意將他夫人的意旨化開，他說：

「愛是求得來的，世界上多少男子向婦女求愛，都得着了允許，豈不是求來的麼？」  
先生說着放出一點笑容。他將兩眼望到夫人身上去，像是從眼中發揮出大量的熱情。夫人沒有響，他又接着說：

「你剛纔說你覺得已往全是錯誤，顯見得不是你的錯誤，乃是我的錯誤。」  
「你何嘗有錯誤來！」

夫人趕緊的回了這句話

「錯誤原是我的，說是我的，也不過是我對景生情發出這一個感慨。從前向我求愛的，也不止是你一個，你認識的人中，湘雨就是一個。他沒有什麼地方不如你，書比你唸得好，字也比你寫得好。論事觀人，見解也不比你弱，他向我求愛的心也十分熱烈的。然而我終於拒絕了他，嫁給了你，這件事至少可以證明愛是求不來的。」

她這一番話，就將先生的怒氣激起來了。男子是一個高等動物，高等動物便應該有嫉妬心。不過先生是一位懂女子心理的人。他知道女子最喜歡利用男子的嫉妬心，使他惱着成怒，和女子來簽一個離婚的約，稱了女子的心意。先生既沒有和夫人離異的心思，他便不得不暫時忘却他的情敵湘雨。他說：

「湘雨也是朋輩中值得欽佩的一個。他的夫人也還不錯，你記得我倆到他家裏的時節，他夫人的招待是很可人意的。」

「這就是他們男子所期望於我們女子的了。」

夫人不等他說完就加上這一句。

「太太！」

先生趕緊的說：

「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情！客人到了你家裏，就得要招待，招待，就得要殷勤。」

「爲什麼要招待？連認識也不認識的。」

「妻子應該招待丈夫的客人。」

「那末妻果爲丈夫而犧牲了自己的精神！丈夫呢？」

「丈夫也要招待妻子客人的。」

先生微笑着說：

「不過這裏面有一點你要明白的，丈夫招待妻子的客人是要比較冷淡些，一是因爲女子害羞，二是招待殷勤了，反而引起妻子的嫉妬。」

「你這話全是不對的。你會看見嫁過的女子有多少女朋友來的。女子在未嫁的時候，朋友是有的，已嫁之後，便漸漸稀少了，嫁過兩年，便會一個也沒有的。變成一個孤另的人，終日只看見丈夫的壓迫，丈夫的鬼臉，丈夫的虛僞！女子是不應該有朋友的，女朋友因爲出嫁，

全數的消亡了。男朋友，你還情願叫他們來嗎？他們來，你還願意招待嗎！」

先生點了一枝煙，慢慢地說：

「這要怪社會，妻子未變成妻子的時節，妻子的男朋友是情敵，既嫁之後，他還要來，那便是情仇了，仇人見面，不免分外眼紅，假使對於仇人，沒有相當的表示，社會上一定要輕視的，坐樓殺媳這一幕戲，能在社會上表演着不衰，也就是這個道理。」

「情敵，這句話是非常好笑的。兩個女子爲一個男子而爭，失敗的一方，決不會說得勝的一方面是情敵的，她要是一個沒有道德的，她只笑男子的愚笨。要是一個有道德的，她知道男子是一個人，人是自由意志的。他和誰要好，這是他的自由，不容別人干涉。你們男子就不然，兩個人愛一個女子，兩個人就自命爲情敵，恨不得要決鬥一次，將女子當一個戰利品，難道女子便沒有意志，她就完全附屬於勝利的一方麼？」

「你要再說什麼情仇的話，更是醜不可言了。女子不是貨品，也未嘗自以爲是貨品，男子却硬將女子當作貨品，做出無聊的鬥爭，男子就根本沒有思想。」

「世界上嫉妬心最大的是男子，心思最狹小的也是男子，最自私自利的也是男子，最

硬頭不化的也是男子。一個男子和一個女子結了婚，就將一個女子關在狹的籠內，從此女子的社交，便整個兒毀滅。」

先生聽了，微微地笑道：

「如此說來，一切全是男子弄壞了的。其實男子亦何藉於一個妻呢？妻只是增加了男子的擔負，因為有妻便會有兒子，兒子便要有教育撫養等等的費用，已經在經濟上苦是吃不下來的了。何況女子生了兒子以後，她將她的愛整個的移到兒子身上去，夫的一切，差不多已經拋至九霄。我常想世界上的男子為什麼這樣的傻，要求一個伴侶生出兒子來和自己反對，增加自己的痛苦呢？」

夫人的臉陡然的放下來了。她說：

「女子何嘗要生兒子。假使你們男子要是因為想生兒子纔尋伴侶，你們的心便如蛇蝎。生兒子與女子有什麼好處，我不知道你們男子可曾替我們想過的。生兒子的苦不僅在懷胎的重累，同時減少了女子的顏色。生出來之後，餵奶要費精力，吃飯要費精力，甚至於大小便，穿衣穿鞋全要費上無限的精力，做了一個兒子的母親，便沒有好睡覺；做了兩個兒子



的母親，便飯也吃不安，做了三個兒子的母親，便穿不了干淨的衣服，做了四個兒子的母親，便住不成干淨的房子，做了五個兒子的母親，自己便要謝絕社交，坐在家中不能出門，做了六個兒子的母親，自己便要骨瘦如柴，體氣兩疲，生兒子於女子有什麼好處呢？」

先生真有點氣了，他憤憤的說：

「不要講了！我是有一個『妻的定義』的，妻的定義，比你那一個還要簡單，那便是：『男子的一個不可避免的擔負，藉着她的力量，生出許多的擔負，一重重地重壓下來，直到死了為止。』」

他說着沉下了臉，那怒氣從他眼中慢慢揮發出來散於太空。

## 五

時光一點點的飛過去，兩個人相對地沉默着。夫人也沒有其他的動作或表示。先生的氣也就逐漸地平了下去。他暗暗想着「生氣」也不是一個辦法。他仍舊慢慢的說道：

「不生……兒子……沒有兒子，怎樣會做母親呢！古人說，女子本弱，為母則強，難道古

人是欺騙了我們嗎！」

「你以為母就是女子的終極目的麼？」

先生笑道：

「我說你中了易卜生的毒不是？」

「人家說的好，叫油床兒女，抵不上半世的夫妻。母親所望於子女的是甚麼？子女長大之後，女的嫁了，男的娶了，嫁了的，被丈夫關在籠內，歸寧的時間，差不多都是丈夫替她訂定，娶了的，因為他要看守着籠內的女人，沒有功夫注意到母親的。女子為母則强的意思，是個假象，因為有了兒女就忙，就像是身體很强似的，其實體質已經枯萎，奄奄待斃了。這是第一個解釋。生了兒女之後，女子的責任可算已經盡了，好像是對於社會，她已做好了她的事，走上了人前，聽社會上給她一句虛偽的贊美，她自己便以為很强了，這是第二重解釋。或者是生了兒女之後，丈夫在外面另行戀愛，她因為有了兒女之累，沒有功夫去管男人的行蹤，男人也樂得給幾個錢與她，讓她管理，預備男子失敗歸來之後，還有一碗飯吃。這樣的女人，因為自管一分家，也就自己以為強了。這是第三重解釋。你想這樣的強，算什麼強呢！」

「那末要怎樣纔算強呢？」

先生不覺地要問上這一句話。

「是不是要像法國革命的時候，那一班婦女從巴黎到凡爾賽闖入宮廷向皇帝要麵包纔算是強呢？」

「那又算什麼？維蘭夫人是死於男子之手的，法國共和之後，婦女得着些什麼？連一張選舉票都沒有弄到手。」

「像聊齋上的江城，將丈夫虐待的不堪言狀，就算強了罷！」

「女子虐待男子，不過暫時消滅心中塊壘罷了。虐待的極點，也無非是將男子虐待死了。死了對於女子仍是無利的，你記得聊齋上有一段描寫一個悍婦，連嫁了幾個男人，結果嫁了一個屠夫，在她身上割下一塊肉來，這個屠夫，便是一個男子。」

「那末像木蘭從軍？」

「木蘭從軍究竟還是爲父呢？還是爲母呢？你只記得從軍兩個字，但是你却忘記了她當窗埋髮，對鏡帖花！」

「女人是永遠強不起來了！」

先生假裝嘆了一口氣。

「女子本弱，結果仍弱，一切的弱，不是天生的，是人爲的，換句話，是男子的強權將女子追到弱的區域裏。我只恨着沒有看到母系家庭時的女子，是什麼樣子。社會走入父權時代，女子的一切自由都受了限制，也不知幾千百年了。」

「女性中心，母系家庭，女子都是要生兒子的。生兒子，根據你的意見，無益還有痛苦。看不到也不必忿恨的。」

這時的月影又推移了過去許多，房中更沒有一些可愛的空氣，先生站在那裏好半天，也覺得十分的吃力，回身就在圈椅中坐下來，兩眼仍望着夫人。

窗外沒有一些風吹進來，房中空氣熱度是很高的。先生看着夫人說過了這一番話之後，精神格外好起來，她那一雙眼，格外的水波波的，皮膚有微汗潤着，也就格外顯出嫩滑，滋潤而有光。她坐在那裏沒有怒意。那略帶着波浪紋的黑髮輕覆在額上，充滿了女性的誘惑。尤其可愛的，便是夫人那豐滿潔白的兩臂，要是在平日，先生必定去撫摸一次，也許要拉起

來和她做一個舞的姿態。無奈今晚先生不敢出此，他深知道這個房裏沒有甜蜜蜜的情感，却充滿了鋒芒四出的理智。

先生暗想着：

「今晚這個覺是睡不成的了。」

他想他以前用的是情感，情感沒有將夫人說動，後來用的是理智，不圖再遇着夫人仍以理智克服他。他知道這是理智集中的一刻，集中就是加濃，加濃就要化開它纔好。不過先生有把握的一點便是夫人現在不會出去的。她只要不出房間，在先生總應該有方法轉換她的情感。

如今，感情理智兩方，先生已走盡了頭，精神也花費了不少，一個白日做事的人，夜間睡眠是很重要的，況且先生連日的深夜不歸，歸來就是酣然大睡，還覺得有時不能補足，今天已經度過了睡眠的時候，又惹了許多氣，他的精神身體，就格外的透出疲倦了。

先生現在不能去睡，他唯一方法，就是要打起精神來轉換夫人的情感，他的精神之提起，是沒有別種方法的，只有去飲粧臺上的白蘭地。

當他執杯在手的時節，他的靈機忽然的一動。他想轉換情感這件事，決計不是言語所能奏效的。他兀自思念着：「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自己說話便不是心平氣和的態度。能容的人最厲害。只要自己不說話，夫人一個人是說不成的。他越想這條理越對。他執着杯子走向窗前來細觀月色。

上帝所賜與人的力量究竟有限的。在這夏日充滿了潮溼的空氣中人們遍身感覺到疲乏的時候，遇着這樣涼風徐來的夜裏，徒然門口不睡覺，身體也不能容許他。先生雖然是藉了白蘭地的力量，維持了一刻，然而仍是不能繼續着不睡。

牀，實在是一個可注意的地盤，夫人所講的各種理由，物質基礎仍是一張牀，如果沒有牀，所謂夫妻兒女的問題，便可以整個消滅了。

在以先，先生是以佔牀為目的，現在如果再爬上了牀，未免有點滑稽，這樣爬上爬下的到底算一回什麼事呢！

如果此時夫人毅然的上牀，先生便可以跟着上牀去，並且夫人不至於有拒絕的事發生，恐怕你我以及先生自己，都可以看得到。無奈夫人不去，也未顯出要去的樣子，當然是

先生一件無可如何的事。

先生現在的臉，已經有些紅勃勃的，也不知是酒的力量，還是深夜不睡心火上攻！

他想這是一個一不做二不休的局面，不睡覺就得喝酒，想着便開了瓶塞，又注滿一杯，送到他夫人的面前，說：

「既不睡覺，就喝點酒。」

夫人將頭搖了兩搖，他自己便一口喝下去了，接着又倒了一杯，喝下去，再倒一杯，喝下去，他就倏然的大笑起來了。夫人看着他，一刻也不能忍，她索興不看他，換上睡衣到牀上去。先生誠然是有些醉，但是心下仍是明白的，他暗想這不說話真是好的，自己不該和她說了一些無意識的話。他抱着這一番得意，坐在寫字檯前，執杯在手，賞玩月色。

牀，實在是很可注意的所在，先生以先爭的地盤是一張牀，如今是夫人上了牀，雖然先生現在去，也許不遭夫人的拒絕。先生並沒有去的心思，他還是有些怕拒絕，因為拒絕之後，不爭就是一個顯然的失敗，爭豈不又是多了一番吵鬧。

他再倒一杯，毅然的喝了下去。頭誠然地是有些昏了，他很自然向桌上一伏，便酣然睡



去。

這一睡倒引起夫人的注意，實際說起來，今晚的吵，原因並沒有什麼，只不過是夫人藉着機會一發心中的積鬱。我們如能深進一層看，就可知道，這實在是先生和夫人對於「妻」觀感不同，所以不同的緣故，又是現在時髦人們所說的一句「口頭禪」，叫做「這是社會造成」的。假使他兩人是一對「曠達」的人，做出中國人原有的「知足常樂，能忍自安」態度，那今晚的吵，實在是多餘的事。

夫人的積鬱經此一發，就倏然無餘了。人們心中有不平的事，就想來平一下，平的方法，不能作實際改善，就只好發揮一頓牢騷，現在正是夫人心平氣和的時節，她知道酒後最易受外感，她取一條毯子覆在先生的身上。

## 六

早晨四點鐘，寒氣是非常浸入肌骨的，先生便在這時由醉鄉回轉來，他望着那一絲兒白底光芒透出了那沉灰的天，小風一陣陣地吹着，新的一天，又將開始了。

他回憶着昨晚一切，真像一場夢。爲什麼兩人要說上那許多話而不去睡覺呢？夫人管理自己的家財，也不要緊，橫豎她不會將家財送與別人，自己能和她在一處，她也不至於如何浪費的。自己之出去應酬，也不過是爲事業的維持，果然棄去這一分事業，也就可以不去應酬了。在這個晨光熹微的當兒，先生的腦經似乎特別清晰些，他覺得這分事業，名利都談不上，倒不如舍去也是好的。

想到此處，他便去注意牀上的夫人，他看他夫人睡得正濃，不忍去驚醒她。於是又復將昨夜的話溫習一過，覺得他夫人的話真是句句有理的，不但有理，而且很沉痛，最使他不忘的，便是：

「綜計一日之間，我們在一起，不過兩小時，十二日我們方能湊起一天，一年三百六十六天，我們只有一個月，加上星期日，也不過兩個月，而且星期日，你還不是整天在家中的，三十年的同居，只有六十個月愉快生活，中間難免沒有意見不合的時候，這個前途，真是太痛苦了。」

「假使你們男子要想生兒子纔尋伴侶，你們的心便如蛇蝎。生兒子於女子有什麼好

處呢？生兒子的苦不僅是懷胎的重累，同時還減少了女子的顏色。生出之後，還有無限的痛苦。做了一個兒子的母親，便沒有好覺睡，做了兩個兒子的母親，便飯也吃不安。做了三個兒子的母親，便穿不了干淨衣服，做了四個兒子的母親，便住不成干淨的房屋，做了五個兒子的母親，便要謝絕社交，坐在家中不能出門，做了六個兒子的母親，便要骨瘦如柴，體氣兩疲，生兒子於女子有什麼好處？」

他想這裏句句話都不錯，無怪乎人家要想信新馬爾薩斯主義來實行早婚節育了。婚姻之重要意義，端在男女兩方共同過一個愉快生活的，他想着便立起身來走向牀前。看見夫人剛纔醒過來，昨夜的粉蹟，似乎還有一部分存留在臉上，夫人的臉也沒有怒意，她說：

「你一夜沒有睡嗎？」

「在桌傍睡了一下。難道你忘記了在我身上覆了一牀毯子麼？」

先生笑着回答她。

「想起來了！」

夫人笑着回答他，「我以爲你是假裝睡覺呢？我用了毯子加在你的身上，後來真是疲

倦不過，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樣會睡着的。」

她說着話已經坐起來，先生順便坐在牀沿，他輕輕地說：

「我現在的心，正和這可愛的晨曦，一樣的爽潔光明了。我想昨晚的一切，全是一大篇錯誤。我們說了許多的話，也沒有得着一個解決，解決是要做出來的，說許多話有什麼意思呢？」

夫人聽了這一番話，倒不覺楞住了，她不知道丈夫是什麼意思。半夜的睡眠，已將昨晚的一切忘記了，她睜着兩隻眼望着丈夫。

「怎麼做？我不懂呀！」

「不懂？你也真透着笨了。我今早的思想是夫婦兩個人應該常常在一處，方是真的愉快生活。從今天起我將辭去那個職務了。」

「別和我開玩笑罷！」

夫人已經從牀上下來，立在鏡前，一面帶笑着向他說：

「昨夜的一切，請你不要掛懷。那是我一時的氣憤，一時的牢騷，不顧一切向你倒了出

來罷了。」

說着話她拿梳子攏了一次亂髮。先生取出一枝煙，坐在牀沿上抽，沒有響。夫人的身子，倒又轉過來了，她真是可愛的，她一逕地笑着：

「你要知道這是社會上女子共有的不平之鳴，不是我一個人的，在這一點上，你也得原諒！」

「你沒有錯，一些兒也沒有錯，用不着說原諒。假使我再不辭去那個職務，連我自己也不能原諒我自己了。」

「爲什麼不能原諒你自己？」

「不用說的，昨晚上一切的話……」

他說着將煙向痰盂中一丟。

「一年三百六十天，我們只有一個月說出來，這種情形，真是太不對了。」

夫人用手在剔梳子的齒，抿着嘴兒，帶上了一點笑容，又好像是在深思。

「真的嗎？」

她用很懇切的面容說了這一句。

「怎麼不真，你看着好了。」

夫人真喜歡。她說：

「那末今天就是我們新生活的開始了！」她一逕笑着執了丈夫的手，但是她的眼光中仍舊充滿了不相信，她驟然的說：

「還是我打電話替你請個假罷？」

「不！你不能這樣的不相信我呀，我辭，我決計辭。」他立起身來便走到桌前去寫信了。這是一個清早，兩個人的臉都還未洗的時節，等到夫人喊娘姨打水洗臉，一切化裝都弄好了。先生的信已脫了稿，他臉都沒有洗，就走出去將信送入郵筒。

這一切的事，都足以表示先生的決心，辭去職務，伏在家內做一個善良的丈夫。至於說到每日在家做什麼，他沒有計及，沒有事做悶不悶，他也沒有計及。從此他的新生活便開始了。

先生在這新生活中感覺到一件不愉快的事，便是夫人陪他說笑了一刻，便下了樓，他

這裏梳洗完畢之後，除了看報之外便沒有別的事情做。娘姨送了牛乳上來，他也無心去飲，他只覺得這個天氣是熱的，登在房裏尤其熱。他開了窗，但是開了窗也不行，他覺得沒有每天飲過牛乳之後，就出門跳上人力車，曉風拂面，那真是十分愉快的。他又覺着每天喝牛乳都是很快的，今天却不想喝，因為喝了之後，沒有事做，也不過是看報！

他無聊地坐下來，再將報翻翻，格外覺得無聊，因為他平時從來不曾仔細看過報，他只隨便地看看電影廣告，其次看看有沒有新奇的貨品，再其次便是本埠有沒有有趣的新聞，此外便不看了。這是一件很快的事，今天叫他將這很快的事做的很慢，他感覺到非常的難過。

他又取出一枝香煙來抽，自己想着再出去跳上人力車來享受一次那曉風拂面的快樂，然而不能無目的出去跑一次。他現在覺得熱，他憶着在辦事處中電扇送風的舒適和同事閒談的快樂。對着手中可惡的報紙，便格外覺得可惡。

正如昨晚夫人一般地，他仔細想念到前途，覺得前途是苦悶的，不說別的，就在這房內的生活，準受不了。他又燃起一枝煙，無聊地的抽着，樓梯上登登一陣足步聲，夫人帶着笑臉

上了樓。

「今天我買了好的菜蔬呢？慶祝我這位從曠野歸回的野馬！」

她說着一逕的笑，她已立在丈夫的面前，隨即低頭向丈夫說：

「今天我親手做幾樣菜，你看包比娘姨來得好呢！」

在平時，丈夫一定是十分歡喜的，即使不歡喜，也必要裝出來安慰妻子一番，因為自己知道每日坐在家中時候少，不得不這樣來維持妻的情感。無如今天先生的心境完全不對了。他心裏想着自己是一個歸來的而從此不出去的人，他以為自己做了十足的一個理想丈夫，他用不着安慰夫人，所以他對於夫人的一切，並不表示充分的愛悅。

夫人倒是奇異了，她現出一種驚異的顏色。

「真！我看你還是捨不得那一份職務罷！」

夫人的兩眼釘着丈夫。在丈夫現在的意思，是真的有些捨不得那分職務，無如現在被夫人明指出來，反而倒不好承認。剛纔寫信去辭的，不能說立刻就反悔。自己也不是一個小兒，所以他毫不遲疑的說：



「辭的信倒已經發出去，還有什麼捨不得！」

夫人便笑着下樓做菜去了！

## 七

從九點到正午，是樓上最熱的時間。先生每日這時候是不在家中的。他根本不知道這個時候，家中何處最涼爽。他只悶坐在樓上的，確是過一種難過的日子。假使他是一個善於整理家務的人，也許這個時候跑到廚房去幫助夫人，也是一件極有趣的事。或是整理房間，也可以消磨這半日的光陰。無如他不是這一類的人，他現在的腦經十分的癡呆，竟呆到樓也不想下，那樓下的涼爽，他沒有想着，他只覺得熱，熱的不耐煩。

一餐午飯，吃的也不快樂，雖然是夫人手製的菜，然而先生意不在斯。他胡亂吃了一頓，就想着下午的消遣方法。

先生不是一位講究內心生活的人，雖然從前有一個時期他很講究內心生活的。自從他就了這項職業，內心生活就完全消滅，對於書本子的愛好，亦正如他之對於報紙，翻翻即

了。他歇了好多時沒有看過整本的書，也歇了好多時沒有購買過新讀物。他近來只是注意到感覺上的快樂，如酒的刺激，煙的刺激，香味的刺激，歌喉的刺激，還有那流行的鶯聲燕語之刺激。他已走入了這一條道上，他如何能閉在家中？

然而今日下午之消磨；和往常不同，往常是和朋友在一塊，金錢，女人，酒食都可以隨意享受的。今日是和夫人在一塊，酒食享用不痛快，女人說不上，用錢亦不能漫無限制。所以先生被逼着所能走的一條路，只有和夫人一道去看電影。

他很無聊地向夫人提議這層意見，夫人倒是很贊成的，她知道電影所費的不多，同時丈夫不做事，也不能老關在家中。

今天夫人打扮的很動人，她的一切比昨晚更美麗更可愛，不過先生不在意，他只覺得老在樓下等着夫人慢慢在樓上化裝，真是厭煩。

如今，光滑的行人道已載着這一對夫婦向前進，夫婦兩個心境是截然不同的，夫人雖是滿面春風的挽着先生的手臂，先生的心地却是充滿了無聊，直待他們循例購票入座，觀看種種節目做完，兩人再一道出院的時候，先生不禁喟然向夫人一嘆，說了一聲：

「無聊！」

「無聊？」夫人接着笑起來。

「我看秀蘭鄧波兒真是可愛的孩子呀！她的歌，她的舞，都是十分動人的，尤其好的，是她將那珠串放在咖啡壺中的時節，够多麼好！」

先生的兩眼並沒有看夫人，他低低地說：

「秀蘭鄧波兒……她也是人家的孩子呀！一個孩子，沒有好覺睡。兩個孩子，飯也吃不安，三個孩子，衣服不乾淨，四個孩子……五個孩子……六個孩子……」

他嘴裏說「孩子」的時節，步伐非常齊整，「孩子」兩個字的聲浪，正和他倆步伐相和應，夫人忍不住向他恨恨地看一眼，用手捏一次他的脅下，暗示着叫他不要說。

然而先生意不在斯，雖然這是「並行」當中一件輕鬆而有趣味的事實。他只一逕向前走着，沒有說一句話，也沒有笑。

「往那裏去呢？」

夫人忍不住問他。

「回去，不也是無聊嗎？」

先生冷冷地回着，只顧向前走，熱鬧的市面，已呈露於眼前了。夫人說：

「我們還是去買點糖果，預備晚間消夜，今晚我們是另有一種新意境的。」

不過先生的目的，不在買糖，他根本就怕回到家裏。他好像今天有些事沒有做了，無論如何，他的心總是不定的。

雖然是夏日天黑的很遲，天却已經黑下來了。兩個人由鬧市入於冷靜的街道，四隻腳從來沒有停。

「我們應該回去吃飯了罷！」

夫人走的實在疲乏。

「就在外面找一家飯館也行？」

「怎麼在外面吃麼？家裏還剩那許多菜？」

夫人既是可惜那些菜因不吃而不能留至明天，尤其痛恨的就是自己費上許多精神，而未討着好話。她現在雖然走着，但是心已不在走的上面。她想辭職的事，是他自己要辭的，

也不是別人的意思，然而今天他竟因辭職而表現種種冷淡態度，她實在是很傷心的，她忍不住的說：

「你不要吃，我做的菜是不好的！但是，我却不要吃外面的菜，你去找你心愛的人陪你罷！」

先生本來是不注意夫人的。如今夫人這麼一說，倒深能引起他的注意。他迴眼一看夫人，她真是滿面含着愁怒。而且兩眼是好像十分的潮潤，他心中十分的怕，他怕那眼淚要流出來，便整個兒壞了。

## 八

這一餐晚飯，無論誰也知道他們吃的不樂意。在先生，他心中是有一種莫名的悵惘，說也說不出來，在夫人，却以為這是丈夫一種故意的做作，連早晨所鬧的辭職，也變成假的了。女子的心地，最是狹隘，而且不會作多方的思想，他認丈夫是如此，即不是如此，也以爲是如此，夫人順着這種原則去思想，想着今天做菜是上了當。她想人家說的好，「拿自己的

心去換人家的心。」如今自己拿出熱忱來服侍他，結果反而如此，她的氣也就不期然而自然的生出來了。她一生氣就紅臉，臉一紅就丟筷子上樓，留下一位孤零零的先生，不知所措。

他想他不能跟上樓去賠罪，就是賠罪，也無話可說，自己也沒有得罪她。既順着她的意思辭去職務，又陪了她去看電影，再順了她的意思回家吃飯，還有什麼說的呢！

先生悶沉沉的丟下了筷子，在懷中取出一枝煙抽着，一面望着白的牆壁出神，直待娘姨，喊他上樓洗臉，他方慢騰騰地走上了樓。

樓上，夫人背着門坐在椅中。先生洗着臉，心中不住地盤算：「今晚這一覺準又是睡的不安穩了！」昨晚的那些話，現在一縷縷的不斷從他下意識裏送出來，他越想越可怕，假使說動了頭，連收梢的辦法都沒有的。今晚不能再看月色，喝白蘭地，伏在椅子上睡覺！

他正在想着，夫人却自己從椅中跳起來了。

「真！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你說說呀！有什麼話儘管說出來，這樣冷淡是不行的。你知道，人生在這世界上，各人有各人的自由範圍，我沒有侵犯你，可是你要侵犯我的，我也不

能答應你！」

「我何嘗侵犯你的來！」先生忍着氣，一條手巾仍握在手內。

「虧你受過大學教育！不可侵犯的第一是生命，第二是財產，第三是幸福，你現在是決意用冷淡摧殘我的幸福！」

先生真是忍受不住了，他裝了一肚子的悶氣從早晨一直到現在，都按着沒有發，不圖最後還受了這樣的刺激。一時無名之火全都奔了上來，他丟下手巾，拿了一個玻璃嗽口杯向地下一摔，嘴裏說：

「我摧殘我自己的財產，別人也不應該干涉！」

他的手顫巍巍地，插入口袋中去取出一枝香煙，那燃燒的火柴，直照着他一副灰白的臉襯着一雙烏溜的眼睛望着夫人，在先生的意思，也許夫人有更凶的行爲。他好像是一個戰敗的武士，欲打不能欲逃不得被逼着做防禦的工作一般，不圖夫人竟而笑起來了。她說：

「我是一個糊塗人，將今天的你看錯了。用熱忱待你，反遭了你的冷水一澆。你以爲我像以前的婦女一般，看見男子摔東西，就要嚇的哭起來不成。你將一房的東西完全摔了，也

不能說明你自己。我焉能知道你辭職是真的，還是假的，橫豎那封信我也沒有看見，我難道要去問問不成，也許你假做個圈套，故意的辭一回職，用一種冷淡的態度對我，使我灰心，然後可以任你自便好！」

夫人接着就是一聲冷笑。

「去罷！你去罷！那怕你今晚就去！」

她很幽閒地看了一次手錶。

「如今的時光還早呢？在平日，你還沒有回來。」

先生聽了這一番話，真像芒刺在背，又像是冷水從背脊骨上直澆下來一般。他不能辯明，即使有法子辯明，夫人也不會相信，他氣的兩手發抖，顛巍巍地說：

「你……你怎麼能說我辭職是假的。」

「真的！真的！最好呀！你是愛你夫人的，愛夫人甚至重要的職務都辭去了。你的夫人從今日起，害病了，害病就是向你辭去一切你理想中的一切妻的職務！」

她十分嚴厲地說出來，先生對她真有些癡呆，她呢，很幽閒地脫衣睡覺了。如今這個牀，



在先生心中却是又讓夫人佔了先。

先生心中的怒火，已經發無可發，就顯透着失望和悲傷了。他很無聊地坐在寫字檯前，房中又入了沉寂的狀態。月光仍舊從窗外射進來，先生默默思念着，今晚的枯寂，明天的無聊，明晚的枯寂，後日的無聊，這種「夜長夢多」的局面，他真是無法解決，而鄰家的無線電儘管在那裏播送着：

甜蜜的夢！

甜蜜的夢！

先生的淚珠，不禁就滾到了腮邊。

## 案壁之間

[英]始終不明白，爲什麼她的丈夫喜歡藏着那張不穿衣服的女人畫兒。她一看她丈夫拿出來，臉就得紅，尤其恨的，是丈夫看看女人畫兒，再看她那紅的臉。

她幾次想問他，但是始終不好意思說出口。她以爲問這件事，也是女子的一個羞恥。這是英嫁後一件恨事，每天晚上她總得看見丈夫玩一次畫，一玩就是半點鐘，這半點鐘的時候，在[英]，好像一個在曠野中被雨淋的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走又走不脫。這種難過，是她在那處女生活中從未嚐過的，如今，覺得十分不舒服。

她想，夫妻是百年偕老的，要每天都照這樣，日子可真是過不了。在[英]的意思，這樣清靜的晚間，丈夫應該靜坐在粧臺之側，翻開一部唐詩，口中吟哦着，她便可以取出那陪嫁的小紫銅香爐，焚上一爐好香，月的清輝，穿透了窗櫺，射在屋子裏，一室都是甜甜蜜蜜的，方是真正的人生。無如現在沒有這樣的甜蜜，反是充滿的刺激，丈夫手中拿了不穿衣服的女人畫，蓬鬆的頭髮，帶淚的眼，乳房好像棉花包上釘了一粒扣子，下面還有不穿襪子的腳。

英開始懷疑這種畫片究竟是誰畫的。她想畫這種畫片的，定然是一個糾糾的武夫，不然，沒有女人肯將清白的肉體給他看，她每次想到這層意思，只覺頭皮上有一陣麻，從天靈蓋一直麻到眉心。

這種境況維持了四五天，英真的忍受不住了，雖然她是一個新嫁娘，她也要放出勇氣來，叫丈夫不要看這張畫片。

這又是一個新的晚間，英在大穿衣鏡前整理髮髮時，又發覺了丈夫取出那張畫片。她那一點規勸的意思，足足地在她心中轉了十七八個圈子，方慢慢從她甜蜜的話語中吐出來。

「每天看這東西，有什麼意思呢……」

她真抱着十分的恐懼，同時也挾了無窮的希望，她希望丈夫能以將那畫片藏起來，永不見面。她從鏡中窺視着，丈夫的臉，露出冷靜的笑容。

「怎麼！不能看麼，世界上最美的東西莫過於人體，說到人體的美，男人又不如女人。」  
英的臉就倏然地紅下來了。丈夫的話，完全不是她所預期的。她的理想，是丈夫聽見她

的話之後，應該趕緊將畫兒藏起來，臉上立刻發紅，帶着追悔的態度立起身來，走到她的身旁，她便可以吐出她一番安慰的意見說她是說着玩的。

很不幸的，這些事都不能如願，英便很有些羞恥，她僅是一位十七歲的少女，根本就沒有聽見過：「世界上最美的東西，莫過於人體」這一類的話。她理想中的美是明眸，皓齒，烏光的髮，細短，光的手指，嬌小玲瓏的身段。會聽別人當面誇獎過她具有這些資格，她夢想着自己丈夫也和別人一樣的誇獎着自己，那末，終身就具有了莫大的幸福。今天所聽的，完全不對，她疑心着丈夫硬用那張畫來侮辱自己的。世界沒有人每晚來玩那一張畫，可見丈夫的居心，不是玩畫，乃是對於自己的美，橫加侮辱。

英是他父母的獨生女，要是依她的性子，就直接了當去扯破那張畫，至少可以發出悻悻之詞說：「我不好，你去找那畫中美人罷？」但是一切一切，英都看在「新嫁娘」三個字上隱忍着，受屈的心思，都變為淚珠，在眼中不住的轉。

今晚，沒有甜蜜的記載。大家都默默的上了牀。丈夫不到一會兒就發出鼾聲。英呢，她翻來覆去不能睡。

她現在非常憤恨那幅畫，她將那幅畫看作和自己一樣的一個女人，在丈夫面前爭權利。她不敢恨丈夫，只覺得丈夫是管理自己的人，自己終身仰望着他，不能得罪。

桌上的檯燈還沒有熄，那微弱的光線，直射在那幅躺在桌上的裸體美人畫，遠遠地在英的眼簾前耀着。英輕輕地下了牀，向她注視了半天，覺得也還值得一看，那乳房的豐肥，臀部的豐肥，肩的平滿，小腹的凹線，腳的本來面目，好像是比自己好一些，她也不忍撕去這一幅畫，她自己也願保留着，只是不讓丈夫看罷了。

她沉吟了一刻，發出一些兒嘆息，時鐘報着夜已過午，英始終沒有睡意。她從抽屜中取出一冊唐詩，翻出自己最愛的一首長干行，平鋪在畫兒上，無聊地看下去。

妾髮初覆額

折花門前劇

郎騎竹馬來

繞床弄青梅

同居長千里

兩小無嫌猜

十四爲君婦

羞顏未嘗開

低頭向案壁

千喚不一回

她覺得這種意境是最好的，叔父講授的時候，雖未明加解釋，自己也是十分的懂。未嫁的時節，晚間自己總是讀唐詩的，唐詩的面前，一定要擺一碟新餞的蜜棗。爲吃蜜棗的原故，很遭母親說過到人家這樣好吃是不對的。還記得孀母笑着說：

「人總有一個嗜好，這個嗜好，硬罵也改不掉，惟有讓她盡量的吃，自然會厭。」

英對着窗外的月色，這樣回憶着，一個新的思想，陡然到她腦中來了。「一個人總有一個嗜好，也許玩畫兒就是他的嗜好呢？大家都往自己嗜好上走，日子也能過下去。」想到此處，只覺一切都已解決，她上牀睡了覺。

次日的晚間，大家都不大說話。不過英的心中，已不似昨日煩悶，她預備各行其是。所以在丈夫取出畫兒的時候，她也取出她的小紫銅香爐，新餞的蜜棗，還有那一冊唐詩。不過今晚的情景，又和昨晚迥不相同。月色，爐香，清脆低微吟哦聲之外，還有甜蜜的棗子。丈夫呆板的讀畫就遠抵不妻子一切的甜蜜柔和。丈夫的眼，不由得從畫中移到了英，他鼻中有清淡的煙香，耳中充滿了和悅的吟詠。眼中見的是月的清輝相映着明眸，皓齒，烏髮的十七歲少女。心中念着的是和棗子般的甜蜜。

英猛然的擡了頭，笑着說：

「你老是看着我做什麼？」

「你讀詩的聲音真是太美了！」

英的心中真喜悅，因為是婚後第一次的贊美詞。她隨即遞了一枝牙籤給丈夫，說：

「我喜歡吃新錢的蜜棗正和你喜歡看畫兒一樣。」

「我也很喜歡吃這個！」

說着話他用牙籤刺起一隻棗子，只顧望着英，不圖一滴很濃厚的蜜汁，驟然落到裸體美人的臉上。丈夫倒不覺得怎樣，英倏然地站起來說：

「喲！可惜了！」

「可惜什麼？我想你心中一定喜歡的。」丈夫帶笑回了這句話。

英已立在丈夫的身旁。她的臉，已靠近丈夫的臉。

「我也很喜歡這張畫呢？」

★

★

★

★

★

第三個晚上，情景又不同了，丈夫開抽屜，不見了那張畫。英笑着說：

「我已給他上了櫃子了！我怕放在桌上給蜜弄污了。而且放在桌上，只有你一個人看，不如放在櫃中挂起，我倆都看得見。」

丈夫一舉首，就看見這蜜污臉的美人，在櫃中顯出難看狀態，這櫃子在門頭上，看起來吃力，不注意還看不見。

丈夫笑起來了，說：

「這櫃內是人家恭賀我倆新婚的祝詞呀，怎好將她放在上面呢？」

「你看房內那一個櫃子放得上這樣大的畫。」

英帶笑地回着丈夫的話。

「高了一些，看起來吃力。」

「我也想到的，未滿月的新房，牆上不能釘釘！」

英益發的笑起來，吃吃的一陣子，也不知她還是笑那美人臉上的蜜，還是笑這櫃子挂的太高，還是笑丈夫開抽屜時，沒有找着這張畫。



丈夫坐在椅中，瞧着畫，終覺得這畫在櫃中挂在壁上是不適宜的。這不是一幅名作，是只宜近玩不宜遠觀的。況且美人臉上還有一大塊蜜跡。新房是有人要瞻視的，給人看見了，不雅。他說：

「挂在這上面，我看還是拿下來罷！」

「也好，就請你拿下來。」

「誰挂的誰拿！」

「我也沒有那麼高？」

「奇怪，那你怎麼挂上去的。」

「張媽抱着我挂上去的……」

英說着臉上紅起來。接着又輕輕地說：

「你想我總不能當你的面，喊張媽抱我，我也不是孩子，張媽也不肯哪！」

一個新意念，陡然在丈夫的腦中現出來，這抱妻子的責任，難道不付與丈夫，反付與張媽麼？他毅然承認挑這個擔子，抱着她去下相框。

當英的手碰歪了相框的時節，她就倏然的笑起來，她伏在丈夫肩頭，要求他放她下地，她一逕笑着揉搓着，可憐這新婚的丈夫，從來沒有受過這種刺激，他忘了相框，竟在英的連續笑聲中溶化了。



第四晚，丈夫還沒有進房，就記着那畫兒是不是已經由框中移去，他沒有愛美的觀念，只記着被人看見不雅。雖然早晨招呼過英，叫她移去，但是又怕她忘記。他進房就看那相框，紅色的祝詞仍舊呈露於眼簾，他笑着說：

「拿下來了麼？」

他用眼瞧着英，英的面上滿露懊喪的神氣。她說：

「我很對不起你，畫兒弄壞了！」

「壞了麼？」丈夫就很驚訝。

「我今早拿了一張椅子站上去拿，那知框子自己掉下來碰在椅背上，玻璃和畫兒都弄壞了。玻璃我趕緊叫人配起來，只是這畫兒，你想，我總不能叫人拿了樣子去照買的。我在

我媽那裏拿了五塊錢來賠你的。」

「你說買這畫兒麼？」丈夫很急切的問。

「沒有，我只說我要五塊錢。」

丈夫一手抽開了抽屜，只看見一條裂縫，從美人的臀部一直到了嘴，一張畫兒整個兒的完了。妻子已經深深的懊喪着，她手中還有從她母家取來的五塊錢。

丈夫真是沒有話說了。他如何能拿這五塊錢。他兀自坐在椅中，默默的想這前後的事，真好像是英故意布置好了來毀損這幅畫。不過蜜汁是自己滴到美人臉上。去拿下框子，也是自己的意思。

想想他只好說：

「壞了，還買什麼呢，總是我以前不該買這張畫，無端的讓畫中人遭了多少厄運。」

英越發地懊悔了，她將五元的鈔票硬塞在丈夫手中，苦苦央求他去買。她說：

「你一定要買，我也很喜歡這張畫呢，你的東西，我無意毀壞了，我過意不去。你不買，我一天不看見這畫兒，一天是心裏難過的。」

丈夫就大笑起來了。他輕輕的用手將畫兒撕的粉碎，一點點地擲到窗外去。英的臉也就一陣陣的紅起來。但是丈夫却毫不注意她。自己將那小紫銅香爐中的香燃起，面前的唐詩，一頁頁地翻到長千行。不知什麼時候，英却將新餞的蜜棗端了來，等到丈夫回頭看她，她却低頭向着案壁一笑嫣然了。

附  
問  
房

七  
八

# 秋

「我長了這麼大年紀，就從來沒有看見過梧桐樹。什麼叫做秋，新穀可以上場賣錢的時候就叫做秋。」

張老大兩眼圓睜着向阿毛嫂說出上面的兩句話。

「你說到秋上就還我的錢，那還不是等你的穀子上場賣了，就還錢嗎！秋天不賣穀子，難道天上會掉下錢給你還我不成！」

張老大怒衝衝地又加了上面兩句話。阿毛嫂真是不能不說話了。她說：

「我們並不是故意不還你錢，不過遲兩天等穀價好一點，決計賣了還你的。」

「錢就是我的兒子，我要借他出去就借出去，要他回來可得就回來，那個擋着我的兒子不還我，嗯！叫他試試我的厲害。」

張老大捏着一隻拳頭，惡狠狠地坐在那裏好像要打人的樣子。

「是啊！」

阿毛嫂的聲音就陡然變悽慘了。

「張老伯！」

「張老伯！我爲什麼向你借錢，還不是爲了我的兒子嗎！你的兒子人家措住了不放，你是不依的，你是有方法的。我的兒子呢！閻王爺將他措住了不放，我又怎麼辦呢？」

說着她便抽抽噎噎的哭起來了。張老本來是預備發一頓大脾氣，不圖自己無意的說出「兒子」兩個字，倒把她引的哭起來，自己反而沒有話說了。

阿毛嫂一邊哭着一面說：

「張老伯，就是向你借的五十塊錢，也不够辦我兒子身後的事。可憐他只睡了一口薄板的棺材，胡亂被人埋到土裏去。想他父親臨終的時節，你是在場的，那時家境該多麼好，他父親停在家中四十多天，那一個「七」沒有和尙來唸經超度他。他一死，什麼都完了，外面的賬，全都倒了。我那孩子，自從他父親死後，也沒有過着一天好日子，就年年被個病拖着，把他拖死了，可憐我向你借了這樣重利的債，只落得他臨死睡了一口薄板的棺材。」

說着她便由着性子大哭起來了。張老大看着她沒有一點法子，他一天的怒氣漸漸消

沉下去，他想說幾句話，結果他竟找不出一句適當的。他不能勸她，一勸就失去要錢的本意。又不能走，一走這一趟豈不是白跑。他坐在那裏，難過，發脾氣，也就不好再發。

阿毛嫂的哭勁，漸漸地也就緩和下去了。她倏然換上另外的一種表情。猝然的說：

「我活在世上也是無意思的，這樣一個孤寡無兒的女人，還天天受人家的逼。你張老大的凶，誰不知道。我也明白地告訴你，我留這幾十石穀子有什麼用，不過是爲了我自己的口糧，我有飯吃有人靠，別說這幾十石穀子，就是這幾十畝田，我也不要的。你張老大是個有本事的人，有本事替我再找個丈夫來，我這幾十畝田，就雙手送給你。」

本來，張老大倒是沒有怒意的，被她這幾句話一激，怒氣又蓬勃地起來了。他說：

「你想用狠話和潑辣的手段來嚇我嗎？我，張老大是不怕的，借債還錢，你再會說也不行。」

「誰敢嚇你呢，我說的都是實話呀！」

「嫁人！」

張老大冷冷的添上這一句，他的兩眼光線輕輕移到阿毛嫂的身上去。阿毛嫂只不過



是一個三十來歲的少婦，她頭上梳了淨光的髻，髻傍還戴着五個白茉莉。她穿着一身淡青竹布的衣服，上身還套了一件黑背心。

「這樣的女人，嫁人是不會嫁不着的。」

張老大心中暗暗的想着，他那句話便不敢再說下去了。他回想自己去年央人到後街去說親，要賈家的那個姑娘來做妻室，不但沒有成，還聽了許多的閒話說自己長得太粗，年歲又太大。

「賈家的姑娘，除去她是一個黃花女兒之外，又有什麼好呢，臉上有點白麻子不算，笑起來兩眼就變成一條縫。」

「你想什麼！」

阿毛嫂的話語就追上來了。

「嫁人嫁人是犯法的事麼說呀！」

「誰說你是犯法的。」

老大被她從幻夢中擊醒過來，趕緊回了這麼一句話。

「那麼，又怎樣呢！」

阿毛嫂很急促的逼着他。可憐張老大竟沒有思想的機會，只好隨口慢吞吞的答道：

「那麼，就未免有點對不住你那死去的丈夫！」

一句話剛說完，阿毛嫂的臉色就勃然的變了。她不再理會張老大，就掉頭走進她的臥室。

★

★

★

★

★

她這一進房，可是把個張老大楞住了。他想自己完全上了當。走進來要錢的，却被她這樣輕輕巧巧的走開。

他想現在不能再拍桌子要錢，再拍桌子她也不會出來的。她不是因為躲債而進房的。她是爲了一句話：「對不住你的丈夫」而進房的。這句話當然是有不對的地方，張老大心裏這樣想。

「她是因爲羞恥而進房的。一個年輕的寡婦，怎樣好意思忘却自己死去的親夫，老着脸找人做媒呢！」老大接續着想。

「我是不應該揭破她的臉皮的。」老大現在着實有一點懊悔。

他想她也許到房中痛哭一場來遮遮羞，他仔細聽着，也沒有聽見一點聲響。「如果不一場來遮遮羞，也許自己一時想不開來尋一個短見呢。」他心中不禁有點怕起來了。他只知道憑着自己直覺來推論，由推論而生懷疑和懼怕，他忘記了發怒，更忘記了還錢。

「到底阿毛嫂現在到房中做什麼？」就變成老大心中一個嚴重問題，一個不能不解決的嚴重問題。他坐在堂中不能解決，他躡手躡足的來到臥室房門口。

房門上仍舊有個破門簾挂着，老大從簾縫中窺探，看見阿毛嫂正在對鏡，拭去淚痕，頗添脂粉。這件事是老大從來未曾見過的，他雖然看許多油頭粉面的婦人，他却從未想到婦人油頭粉面種種手續。他忘却了一切，覺得窺探很有味。但是破門簾遮不住老大的臉。阿毛嫂已經從鏡中看到了。他在鏡中的秋波露出無限情意的時節，阿毛嫂便立起身來，微笑着向老大說：

「房裏髒得很，如果你不嫌棄的話就請進來坐一會兒吧！」

老大脚下踟躕着，口中囁嚅着，欲行又止的進了她的房。這是一個寡婦的居室，貧窮當

中還顯出一點白素。張老大在畏澀和羞縮當中「六神無主」糊想着，他不知是存留着在這裏好，還是走了的好。

一杯濃的茶由阿毛嫂從小茶壺中倒出來送到老大面前，老大就這麼不由自主的坐下來了，他坐位的對面，靠牆擺了一個衣櫥，櫥門都嵌着玻璃鏡，從玻璃的鏡中，他發現了阿毛嫂的紅潤的腮邊，有兩個梨渦，那粉膩的兩個潔白的耳垂下，有一對亮晶晶地耳環。

阿毛嫂也坐下來了。在老大的心中，至少比剛纔在中堂的阿毛嫂是格外的可愛些。他一面看着一面坐在那裏，無話可說。

「老大，你自己想想，說話是太傷人了些吧。你既追着我要錢，我賣了身子來還你的錢，你說我又對不住我的丈夫。」

她說時真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張老大不知道怎麼回答。半晌，她腮邊的梨渦就微微的露出來，含着輕笑說道：

「真的，不嫁人罷，我對不住你，嫁人，我又對不住我的丈夫。」

她這話含有一半諷刺一半滑稽性，老大心裏覺有點難過，他趕緊辯駁道：

「嫁人，你還不是說着來嚇我的，你，還會真的嫁人嗎？」

「那怎樣不會？您要知道一個人被逼得無路可走的時候，什麼事都做的出來。嫁人不是當娼，又不是偷盜，也是人做的事。」

「你賣了穀子就能還錢，剛纔的一番，我知道你是騙我的話。」

「騙你的！張老伯，你知道我現在已經是一石都沒有了。」

這真是青天中一個霹靂，老大的兩眼又復圓睜起來。

「你已經賣掉了嗎？」

「沒有！」

「那是什麼意思？」

「是被王士虎扣住的，向你借的錢，已經替我兒子辦了身後的事，你看我這迢迢的歲月中，不能去喝西北風，只得又去借債了。這筆債是李大嫂替我借的，一共是一百五十元，中一百塊錢是王士虎的，五十塊錢是李大嫂的。新穀上場的時候，李大嫂跑來向我說，穀全都被王士虎扣去了，連她五十塊錢還沒有着落。王士虎，你是知道的，這地方的人，誰不怕他，

我的佃戶，當然聽他的話，不敢給穀子與我，我們本來在此地就沒有什麼有勢力的人幫助我們，再加之我丈夫一死，連認識的人也不來了。」

她說時雖然是很悽然，但是老大却没有注意。他只想到了王士虎，一個惡劣的土豪，自己也不是他的對手，自己雖然喜歡講幾句蠻理，蠻理却又講不過王士虎。他兩眼望着窗外的青天，心裏一逕盤算着，臉上滿露着失望的容顏。

「老大又怎麼這樣的不經嚇呢？」

阿毛嫂一片輕巧的笑容慢慢兒地透出來了。

「怎麼，你說的話竟是假的嗎？」

「一點也不假，可是我決意要還你的錢，不會使你失望呵！」

老大的兩眼望着她。

「這是李大嫂替我想的法子，他說我在此處還算一個標緻的人，王士虎想娶一房小想的好久了，只是沒有人肯嫁給他，要是我肯的話，穀子不但<sub>不扣</sub>，他還肯替我做一些衣裳。這樣，李大嫂的五十元可以還，你張老大的五十元也可以還。」

老大聽了這一番話，真是越發的楞住了。他心中想，難道阿毛嫂只值一百五十塊錢嗎？他對於五十塊錢的債，犧牲它覺得捨不得，對於阿毛嫂爲一百五十塊的債而犧牲自己，覺得尤其捨不得。

「你願意去跟王士虎嗎？那樣一個凶狠的人，況且他家中還有太太。」

阿毛嫂發出一陣苦笑。

「不願意也是不行的，我還怕他嫌我老了不要我咧！這真是一件難爲情的事，李大嫂說他從前看見過我的還不錯，如今他記不得了，要我今天送給他看一次，纔能定奪。現在已經差不多要到時候，所以我到房裏來修飾一下再去！」

「老大！這真是難爲情，一個女人家拋頭露面的給人家看。唉……！」

她輕輕地嘆了一口氣，那淚珠兒竟在眼中轉的不息，老大現在心中已經忘記了債，他只覺一位風韻尚存的半老徐娘送給王士虎去蹂躪，未免太可惜了。

「嫁給誰都可以，怎樣能嫁給王士虎！」

他心裏這樣想着，但他不敢說出來。他只覺得要拿阿毛嫂和買家姑娘比，買家姑娘要

比她遜十倍。

他也嘆了一口氣。阿毛嫂卻站起來帶着一點笑容向他說。

「你看我這樣子可能去得呢？」

說着她發出一點輕笑，當她的秋波一轉的時節，臉上有微微的紅暈發出來，老大真是不能忍了。他說：

「我看這件事是做不得的。」

「做了就對不起我的丈夫，是不是？」

「如今我們不說那些話了。我看李大嫂的五十元是假的，不過是王士虎想一個方法要你罷了。那種人……」

他口中發出恨恨之聲，他不再說下去。

「假的，我借了人家一百五十元是半點也不假呀！」

「難道便沒有其他的方法嗎？」

「其他的方法……」



阿毛嫂說時臉上堆下了輕薄的笑。

兩個相對的緘默了好久。

張老大終於嘆了一口氣說：

「做人，真是太難了。」

「做女人尤其不容易。」

阿毛嫂接着就說上這一句。

「那還不是一樣的嗎？」

「一樣？纔真不是一樣呢，譬如王士虎罷，他要我去我就得去，我呢，我自己的事却不能

由我自己定了。」

「那也能的，你可以不去的。」

「不去，誰替我還這筆錢呢？」

張老大一聲兒也不響，一會兒，他的臉就紅起來了。

「房裏太悶了些，我看你覺得有點兒煖吧！」



有了女人的男人，就完全不知道了。有了女人，男人就可以不喝酒不賭錢，那些洗衣漿裳，燒鍋煮飯的事是更不用說了。就拿這房間來說，看你的房間，該有多末干淨，我呢，你要是去看，一定要笑着說我懶呀！」

「哦！我明白了，男人要女人就是爲的燒鍋煮飯洗衣漿裳和收拾房間。」

「不，還有不喝酒不賭錢。此外還有一件最有益的事，就是男人粗暴的脾氣，可以會變成沒有。」

「你進來的那番脾氣，我見了真是有點怕。」

「怕什麼呢？我現在不是一個很好的人嗎？我是一個沒有女人的男人，你總得要原諒我，現在變好了，因爲我和你說了許多的話。」

「不賭錢我相信，不喝酒我不相信，我丈夫就愛喝酒，他喝把我都帶着會喝兩杯。」

「你看，這兒不是酒麼？」

說着她在几上取了酒瓶倒了一杯。

「你說男人有了女人是不喝酒的，我却喝酒的，不管有沒有男人。」

說着她喝了下去，隨即又倒了一杯。

「老大，你也來一杯罷！」

「我不喝！」

老大呆呆地回了這句話。

「你現在還是一個沒有女人的人呀！」

她的眼漸漸露出慳慳的狀態來，她眼珠子又好像是水波波的。老大不由自主的接着杯子喝了下去，兩人便相對的笑起來了。

這笑的當中，每人又喝了兩杯。

「做男人不容易。」張老大歪着頭說了這一句。

「做女人尤其不容易。」阿毛嫂的一杯又喝下去了。

「喂！張大哥，我只值一百五十塊嗎？」

她哈哈地笑倒在桌傍。

老大一句話也沒有說，他真的呆了。這裏阿毛嫂忽地走到鏡前，拿出她的脂粉，重新在

臉上勻了一陣。仍帶着笑說：

「我倒忘記了，我要去找李大嫂。王士虎……一個不要臉的老頭子！」

她真是越發的嫵媚了。老大的心現在勃勃地跳。她已走到門口，預備去掀門簾。

「不能去！」老大失聲的呼出來。

「不能去！阿毛嫂，你將我丟下來太冷清了哇！」

「那麼誰替我還這一百五十塊錢？」

「有我呀！」老大向她撲撲胸脯，很高傲的站起來了。

「真的嗎？」阿毛嫂現出一陣喜悅的笑容。那不穩的步態直使她倒在老大的肩膀。老

大的眼滿露出熱烈的光芒。

「還有你的五十塊錢呢？」

老大不慌不忙的取出借票向阿毛嫂手中一塞，順手就將阿毛嫂拉到自己的懷中，那破門簾還是絲毫不動的懸挂着，張老大的身子，却坐上了阿毛嫂的牀沿。

# 信

她隱隱約約的聽她母親說，她的未婚夫婿是一個怎樣「少年老成的」男孩子，又隱約約的看見她未婚夫婿一張四寸全身小影懸在壁間。在理，母親房內的壁上懸的照片，她不應該看不明白，因為裏面有幾個理由：第一，她是近視眼；第二，這照片挂起來不過三天；第三，照片既小，挂的又高！第四，她到底不好意思湊近照片去看一個仔細。

她是一位十九歲的少女，她不倚賴別人，就可以梳成挺光的髮辮，雖然，她也會自己梳成各式的髮髻，像辮子挽成的髻，扇形的髻，橫的和直的愛司髻，以及如意頭式的髻；但是她不肯梳，她老是想着這應該是嫁過丈夫的婦女梳的。姑娘，只應該梳上一條髮辮。自己常常尋思着，一位姑娘在未嫁人的時節，就應該有種種做妻子的準備，像梳頭、縫衣、挑花、烹飪、漿洗等等工作。這些，她都是善自準備着，雖然她從未向人發表過。

她有了上述的種種技能，以為做妻子的資格是滿了。其餘的她也沒有夢想過，她只想那結婚日子到來，讓她在丈夫面前一顯她的技能。一晚，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她的髮辮，已

經改成了髻，這正是一個早晨，陽光射過了窗櫺，照着她鏡中的臉，這時她正在梳頭，她頭上最末了一個髮叉是丈夫親手替她插上的，她心中真是十分的快樂，由快樂而至於覺醒。不過她心中始終覺得有一個缺點，就是丈夫的臉，仍沒有得着一個鮮明的印象。這樣，越發起她去仔細研究照片的心，幾次走到母親房裏，不是有舅母和表姊在那裏，就是有父親和小妹妹在那裏，她不敢向照片看，一看臉就得紅起來，臉紅，她便不能不回到自己房中，但是到了房中之後，自己又復懊悔痛恨，爲什麼自己的臉，會這般的容易發紅！

這一天，可以說是天假之緣，父親母親帶着小弟弟到舅母家去，叫她在家裏看門。她十分喜歡的利用了這個機會，站到椅子上去仔細研究照片，在她研究到十分明晰中心十分喜悅的時候，門外的剝啄聲陡然的起來了。她連忙下了椅子去開門，便得着了郵差送來的一封信。

她雖然沒有讀過許多的書，但是在她一看信封之後，足以使她心驚和面赤，她知道這是她未婚夫婿寫給她的。她開始懷疑她的未婚夫婿怎麼會知道她的名字，當她走到房裏的時節。

如今，有兩件東西盤踞在她的腦內，一是放在面前的一封信，一是挂在壁上的照片。從照片上她刻畫出來一位「老成」的少年寫出這封信給她，她急急地拆開那封信。

××女士：

我倆由父母作主締結婚約，但是，我想我們在結婚前應該有相互的認識，我纔寫這封信。寫這封信的意思：（一）是我倆彼此可以知道各人意見；（二）是我倆可以知道各人家庭情形；（三）是我倆可以交換意見以作建造我們將來快樂家庭的準備。你贊成嗎？贊成，就望你給我一個回音，我現在很急切的等候着。

這「等候着」三個字，真是給予她莫大的快樂，同時也給予她莫大的愁煩，她萬想不到此時會來這封信，這封信又急切的需要一個回音。

這真是她的一個難題，她有生以來就沒有寫過信，雖然常看見父親寫，自己又從未注意過。她想起父親在信寫不出的時候，就去看信書，自己走到父親案前去翻閱，上面只有妻寄夫函，找遍了一部信書，也找不出未婚妻子寄給丈夫的信。然而這封信是不能不回的人家正在等候着，要回，自己簡直無法寫下去。她擡頭看那壁上的時鐘，恰恰走到兩點，她想父



母回來還早呢，不如先回他一封信。

她拿了一張信紙，磨墨蘸筆，難問題就全都堆上心頭了。她想寫的不好，便要被丈夫輕視，以後也許就不再來信了。也許因為自己不善於措辭，得罪了他。也許無意寫上幾個錯字，被丈夫訕笑。也許他拿去給朋友看，越發增加了自己的難為情。想了許多時間，到底是怎樣的一個稱呼自己還未想出。她開始懷疑丈夫一定是試自己的，看看到底有沒有才能來回他這封信。

想到試驗，她的雄心便增加了許多。

「我難道沒有能力來回一封信嗎？雖然我沒有讀過多少年的書，就是照話寫，總應該能寫幾句的。」

她又復提筆蘸墨準備寫幾句，不過當她的筆觸到了信箋，心中想：「寫什麼好呢？」旁邊的信書，仍舊攤開在那裏，那妻寄夫函的開頭有很明顯的幾個字：「某某夫文鑒，」雖然她不會懂得「夫子」兩個字的意義，她終於沒有方法照樣抄了下去。這信書的第二句又觸到她的眼簾，那一句是：「自文駕遠出」她想來想去，終於無法抄下去，但是又沒有別

種語句可接，真是把她眼淚都急出來了。

她開始覺得，梳頭、烹飪、挑花、漿洗不足以滿爲妻的條件，寫信比較這些似乎來的格外重要些。同時也覺得照自己的話寫信也不是容易的。照她心裏的話却很簡單，就是我無論如何總是愛你的，只要你愛我，我什麼事都願意替你做。無奈這句話她不能寫出，不但是不能寫出，就是講也不好意思講出，萬一此時丈夫果然來到她的面前，她必定要走避，即使不走避，那也必定是面部緋紅，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的。

這是一段很爲難的情景，這情景終以不了的方法來了之。她打斷了寫信的念頭，走到自己房中儘管的發呆。在呆的當中，心裏還抱着一團的恐懼。她想這封信究竟應不應該讓父母知道呢？萬一不知道的話，那末他第二次的來信落到父母手中又怎樣呢？要解決這個問題，她想還是決計告訴母親。

晚間，父母親和小弟弟都回來了。小弟弟回來就睡了覺，父親因爲喝醉了酒，倒在椅子上，母親在收拾零星物件的時節，女兒便說出她在家中接着了一封那人來的信。

「怎麼他寫信給你嗎？誰送來的？」

母親真是起了絕大的驚訝。她從來沒有想到會有這種事。

「是郵差送來的。」

女兒回着顯出通紅的面。母親輕輕地坐了下來，兩眼望着女兒，輕輕的道：

「說些什麼呢？」

父親嘆喲一聲笑出來了

「如今的世道不比從前了，定了親就要預備通信。」

「到底說了些什麼？」

母親又接着問了一句，女兒的信就逼着拿出來了。可憐母親並認不得字。她又想給女兒唸給她聽，又想給父親唸給她聽。

父親忽地從靠椅上站了起來，帶着微笑通紅的臉，一手就將信奪過去，就着燈，搖搖晃晃的唸着：

「我倆由父母做主締結婚約的。」

他哈哈地笑了一陣子。

「不錯，是由父母做主締結婚約的。」

他接着朝下看，身體便更加搖晃起來了。

「但是……我們在結婚前應該有相互的認識。」

「怎麼他還想認識你，和你會面？」

父親眼內的紅光一陣陣的發出，笑容陡然的收起來了。女兒委實有些怕，她知道父親飲酒之後是喜怒無常的，她連忙的說：

「他說認識，是說我們通信認識。」

一句話沒有說完，臉便倏然大紅起來。父親接着一陣笑，笑聲未完，便將口一張，哇的一聲吐了滿信紙的酒飯。一仰身便又倒在靠椅上。

這真是予母女一個絕大的驚訝，她們一方面絞手巾給父親擦了嘴臉，一方面將他扶上了牀。他們方想到了那幅沾污的信紙。她們很仔細收拾了一陣，房內便入了沉寂的狀態。

母親說：

「信裏到底說了些什麼呢？」

「他說通信可以彼此知道各人的性情。他問我的意見怎樣，還要等我的一封回信。」  
「回信，那總是要給他一封纔好，不然，他恐怕要不高興咧。」

女兒沒有響，臉便紅起來了。

母親心裏有點不適，她知道女兒這封信是回不出的，然而她生恐女婿一方面因為得不着回信就要生出惡感，影響他們以後的家庭幸福，她終於輕輕地說了一句：

「這信似乎是要回覆他的，恰巧爸爸今晚喝醉了酒，不然也可和他商議回一封信。」  
「信如果是要回的話，寫倒也能寫的，不過倒底說什麼話，倒很是為難。」

她的臉仍舊露着紅色，滿藏着一片羞澀的態度。

母親道：

「你心裏不要着急，我們商量着回他一封，等父親酒醒之後，給他改改，抄好了寄出去不就行了嗎？」

於是母女便開始商量這一封信了。

這封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夫君文鑒，來函無別……」

「恐怕不是這麼寫的！」女兒反問母親這一句。

「是這樣寫的。丈夫就應該稱夫君，來函無別是一句老話，你父親總是這樣寫。」

母親說着，望着女兒趕緊接下去。女兒却已不信任母親不願再寫了，但是母親仍在一旁催着，終於逼出女兒的兩行眼淚。



第二天的早晨，父親的酒醒過來了，當女兒未到房內的時節，夫婦二人也來研究這封回信。父親的意思，是他自己回一封給女婿，這件事，因為母親不贊成而取消了。後來就改爲自己照女兒口氣回一封信，母親仍不贊成，因為恐怕女兒的意思與父親不合。照她的意思，是最好叫女兒來，三個人商量着回一封信。

「那女兒決不肯說什麼話的。」

父親毅然的反對母親意見，母親沒有響，他接着說：

「假使她要向我們說，聽我們的便呢，那麼我們還不是不知道她的意思是怎樣嗎？」

「還是叫她先起一個稿子，拿來給你看罷！」

母親提出這一條意見，父親遲疑着沒有說話，他心下暗想着，假使她真的起一個稿來，自己也沒有方法替她刪改的。他停了一刻說：

「這還是要怪你的，你在昨天晚上爲什麼不問好了她的意見，轉告訴我，替她起一稿呢？」

母親道：

「今天問也不遲的。」

「今天和昨晚就不同了。」父親慢慢的說上這一句。

「昨晚是我吃醉了酒，你問她，她不會不說的。今天就不同了，我醒了，她不肯說。你如不信，去叫她來，她決不肯說的。」

說着他就坐下來了。拿起他的煙管，慢慢地吸。

母親心裏真有些急，這明明是父親不肯寫，方說出這句卸責的話。她覺得無以對她女兒，尤其是女婿一方面得不着回信發生出惡感怎麼辦，她永不能忘記當她女兒寫不出信

時流出的那兩行熱淚。她說：

「這是關係他們將來的事，萬一因爲不回信鬧出意見來又怎樣呢？」

「我也不知道是怎樣寫！」

說着一面拿着煙管走了出去。這裏撇下母親心裏生出無窮的悵惘。

時光是不待人的，那無情的日影漸漸移到中庭，告訴着人們已經是正午了。女兒仍舊是沒有出房，母親沒有法子，只好自己去看看女兒，女兒在房裏正流着眼淚。母親知道她是爲了沒有回信而流淚的，但是自己不認得字，父親又不寫，自己更沒有方法去安慰她。不過既是來了，對於這個局面，總不能不想個方法來和緩的。她於是對女兒說：

「我看這封信就不回罷，我明天去找人向他說，我們以後不要通信，兩邊要好，總不在這幾封信上。」

她用了十分勇氣說出這幾句話，其實這話她是不肯說的。因爲沒有法子，不能不違着自己心志說出來，雖然是說出來，她的眼光仍注視着她女兒。好像懇求她表示同意。女兒道：「人家要的是信，却不是要的幾句話！」



「那麼我們又怎麼辦呢？」

母親接着嘆了一口氣。兩個人相對着許久沒有說一句話。

★ ★ ★ ★ ★

這個問題的解決，仍舊是女兒。她覺得父親太不同情於自己的事了。母親昨天晚上是主張回信的，而且還要自己來寫一封信。今天就忽然變了，這不是受了父親的影響是什麼？母親是聽父親話的，因為父親是她的丈夫，自己對於丈夫的要求，竟置之不理，無論如何是一件不對的事，丈夫是自己要靠他的，他的意思不能違拗他。

「信總是要回的，只要是父親不反對的話，我自己寫好了。」

她這句話也是用了十二分的勇氣說出的。母親道：

「他當然是不會反對的。他也沒有說叫你不要寫。」

「媽昨天晚上不是叫我回信，今天又爲什麼變了呢？」

「那並不是你爸爸的意思，因爲我看這事情太煩難了些，所以纔說出不寫的話呀！」母親說了這句話，心中方寬舒了許多，她覺得自己已彌補了剛纔的過失，一切都恢復

了昨晚的狀態，她不敢再坐在女兒房內，她一逕的走了出去。

母親走出去之後，女兒的勇氣就陡然的增加起來了。她毫不羞澀的到母親房內拿了紙墨筆硯，走到自己房內來寫。她想來信的稱呼是女士，她毫不遲疑的稱他爲先生。下面她決意照講話寫：

××先生：

我接到你的信，不知要怎樣回答好。心中真是又着急又喜歡。我知道你是在等着我的回信。回信怎樣寫呢？我問過母親，母親答不出，問過我自己，自己也答不出。可是我們都覺得要趕快覆你的信。我是不會寫信的。這封信是我第一次寫的信，說出來很難爲情。尤其難爲情的，就是我寫這信時候，我要告訴你，我的心中和我的臉都是笑微微的……

寫到此處，母親就倏然走進房來了。她帶着笑說：

「信寫好了嗎？我剛纔又和你爸爸說過，他說他要幫你的忙，叫你寫好了給他去改。」女兒本來是很有勇氣的，可是聽母親這麼一說，勇氣就消滅無餘了。她的臉陡然一紅，

呼哧一聲，將寫成的一段扯碎。

「怎麼？你寫好了又扯去幹什麼？」

「不，那不是信，是我寫着玩的。」

女兒一面回着話，臉上顯出很不自然的笑容。那扯去的信已經揉成紙團塞入衣袋中了。

「你爸爸也說，信是要回覆的，倘若你寫不出的話，他願替你寫一封去罷，我們一塊兒去商量也好。」

母親挾着一團的喜歡，好像在父親面前得着無上的榮寵一般，女兒不好說什麼，她隨着母親走進了父親的房。

進了房，父親笑嘻嘻的向她說：

「信稿子寫好了麼？拿來我看看。」

「沒有，我也不會寫的。」

女兒答着話，臉又紅起來了。

「信總是要回他一封的。」

他說着就叫母親將筆墨紙硯拿了來。他叫女兒坐在一傍，準備着他一邊唸叫她一邊抄下來。

「夫君大鑒，接讀來信，敬悉一切，所講之事，按時遵命照辦……」

女兒實在是忍不住，她毅然地向父親說：

「不寫了，我們還是不回他的信罷！」

末了的一句，她說的聲淚俱下，從懷中取出一塊小手帕，掩面嗚咽起來了。

她這一哭，却引起了父親的怒火。他只覺得女兒對於他這一副態度是不對的，他捺住了自己脾氣來替女兒起信稿，總算是破格的慈愛。要是在從前，未過門的女婿撇開了丈人直接通信給未婚的姑娘，不是認作行爲不檢，最低的限制，也應當燒掉這封信，一切置之不理的。他想不到他這樣的遷就了一場，反被女兒認爲不滿，他的怒是委實的不能容忍了。他大聲疾呼的罵他女兒長了這麼大，還這樣的不懂事，把桌子拍的震天價響，女兒一方呢，却哭的格外厲害。

「不寫就不寫，這樣的鬧幹什麼呢？」

母親只好用講和的態度來解決這件無謂之爭。她一面立起來，搗了女兒的手，將她拉出了房，一面說：

「不要和他講，昨晚的酒，到現在還沒有醒呢！」

女兒的哭泣，愈加厲害起來；父親的咆哮，也愈加兇狠了。母親只好嘆着氣，一天光陰就這麼糊裏糊塗的過去。女兒的殘稿仍在口袋裏藏着，也不敢再去拿筆硯來完工了。父親的腹稿，也由怒氣趕走毫無餘餘了。母親不敢再說話。那等候着回音的寄信人徒然是望穿了秋水。這抑壓着的少女的心情正和那扯碎殘稿一般的埋沒着，不讓一個人知道，只好化作一段夢裏的相思，醒來時寄給那壁上高懸的一張四寸的小影了。

# 竹如小姐

王教授生平得意之作，便是使竹如小姐變成了王教授的夫人。王教授已經是一位五十多歲的人，竹如小姐今年却剛好是二十歲。王教授雖然是醉心歐化的，但仍未脫離中國的典型，他有彎曲的背，枯瘦的手，凹進去的兩腮，遲鈍的步履。他認竹如小姐是一位明白歐風的女界先進，不以年紀的差別來談戀愛，這層意思他常向竹如小姐說，竹如小姐一聲不響的只是抿着嘴兒笑。

竹如小姐從來沒有說過王教授的好處，但也沒有說過他的壞處。她最滿意的一點便是王教授常有機會到各處去演講，每次演講都偕着竹如小姐，而每次竹如小姐出去總是花枝招展明媚撲人的。她向人說王教授的演講是非常動人，只可惜王師母死的太早，不能常伴着她出來聽他的演講。竹如小姐是最愛聽王教授演講的，爲的要常聽王教授的演講，她只有屈身下嫁於王教授。

照這樣看，他們的婚姻是純以戀愛爲基礎的。尤其是竹如小姐，她不看重金錢，不看重

相貌，不看重年歲，不看重體格。像這些標準，竹如小姐的父親都在竹如小姐前剴切詳明的申述過，叫她不要嫁給王教授，無奈竹如小姐不肯聽，臨嫁的那一天，老父忍着氣向竹如小姐說：

「我不忍見和我年紀一樣大的女婿，你招呼他不必來，就是你，不真是思念我的時候，也不要來，因為我看見了你，就想到了他，他的年紀和我一般大。」

竹如小姐大不贊成他父親的話，她頭也不回地就到旅館和王教授舉行婚禮。因為是愛的結合，婚禮很簡單。竹如小姐也沒有什麼粧奩，因為她父親不是一個有錢的人。

在婚禮進行的時候，王教授因為忙了一天，已經是力盡筋疲，所以進禮堂時，路走的特別慢。竹如小姐走的也慢，不過他們慢的不同。竹如小姐是嬌嬌婷婷的，王教授是沒精打采的，這一個對比，引起了一些笑聲，王教授心中就十分的不樂意，最可惡的便是有兩個調皮的學生，當場就竊竊私議着說王教授不是好人，「老年愛少女。」這句話竄入王教授的耳中，王教授愈加不樂意。所以他雖是在他生活極快樂的一刻——舉行婚禮的時候，始終未放出一絲兒笑意，到了來賓演說之後，接着就是新郎答辭。那贊禮人呼出的時候，大家就竊

竊地一陣笑，將贊禮人也逗笑起來，王教授默認爲最大的侮辱，他不高興演講。

王教授是一個會演講的人！大家不能答應他，他們都靜靜地等待他上去，就是新娘也對他瞪了幾眼，暗暗的表示着不滿意，結果，是王教授被大衆目光逼上了臺，很癡呆的說了兩句，因爲他很癡呆，大家又竊竊地笑了一陣，新娘的笑容，從此就飛去了。

回家之後，兩個人一個也不快樂，王教授仍是癡呆地對着燈光，新娘也無精打采卸裝睡了覺。第二天王教授起的絕早，挾書上課去時候，路上盡遇着些「笑臉」，他們都很滑稽的笑着向王教授道：「早安。」王教授有怒氣也不便發出。

課堂中也是些「笑臉」。「笑臉」直使王教授講書癡呆，學生看見王教授的癡呆，就想起竹如小姐的婀娜。正像竹如小姐父親，看見竹如小姐就想起王教授的蒼老一樣。

這婚後日子是不樂意的。外面延請王教授去演講的信，仍是陸續續續的來，王教授不敢去，他知道一去，竹如小姐必定跟着去，去了，定然又有許多「笑臉」。然而竹如小姐因爲結婚而失去聽王教授的演講的機會，她是不能忍受的，她替人家敦促王教授去。

誠如王教授所逆料的，他們看見這結過婚的蒼老的王教授和花枝招展的竹如小姐，



「笑容」不由自主的就浮到臉上來。王教授一見笑容，心中就着慌，心中一着慌，就常常講錯話。錯話更引起笑聲，竹如小姐的怒容，也就堆上了臉。王教授被怒容和笑臉逼着不得終其演說，就下了臺。從此竹如小姐也覺到這種難堪的狀態，她很不樂意的允許了下次不再陪王教授去。但是王教授也演不好了，他走上臺時就記着以前難堪的狀態，結果大家對他沒有尊敬的心，聽他演講好像看滑稽戲一般，雖然大眾仍是熱烈的歡迎着，王教授的地位，在人心中，的確是一落千丈。

爲免除人家對於他們的印象，王教授在枕邊切實地懇求竹如小姐不要再穿時髦的鮮明的衣服，屏除脂粉。雖然因爲從前竹如小姐濃妝隨着王教授去演講受過極端的贊美，但是在現在，王教授想想，竹如小姐還是以穿黑色衣服不事裝飾爲是。於是竹如小姐從前向父親拚來的錢製成的許多時髦衣服，都藏在箱中化爲廢物。她聽演講的權利被剝奪了，她裝飾的自由也被剝奪了，她和王教授攜手並肩同行的權利也被剝奪了。同時，她又惱恨父親，她不願回家。她終日穿着黑衣服周旋於兩間屋子裏，專等人來敲門找王教授時，她開門回一句「在家」或「不在家」。

她的生活真是苦悶的，她不願再出去，她妒嫉那些青年夫婦「花枝招展」手握手兒在大街上公園中行走着。她夢中迴憶從前沒有嫁王教授的時代，挾着王教授去演講，受着熱烈歡迎的那種光榮，那種威嚴和那種快樂，她常常在被中哭醒。

「竹如纔真是有福的人咧！」

她記得有兩位女同學竊竊的談論她。

「難得王教授愛她。」

「就是老一點。」

「傻瓜！男子不像女子，女子講究年青，男子講究地位，男子越老地位是越高的。」

「看她伴着王教授演講回來，她該是多麼高傲呵！」

「我們女子能走到這個地步，也應該高傲的。嫁一個多年的教授又在外洋得過博士的，當然比一個普通大學生好得多。」

她也記得有一位大學生向她求過婚，她嚴詞厲色拒絕了他，心中是很樂意的。又記得有人告訴她，同學譏諷那求婚的人說他不自量，和老教授來爭一個戀人，她爲了這句話，笑

了一個晚上。

如今，一切都空虛了，像夢幻泡影。自己終日穿着黑的衣裳，睡在這暮氣沉沉的屋子裏。她向人常說：「結婚是愛情的墳墓。」自己，就是一個墓中人！」

她恨，爲什麼一時糊塗嫁了這個老頭子。她舉目看王教授，不覺得有一點可愛。她憶起王教授睡覺時是將口張開的，而且不時有口涎流出來，他的皮膚已經起皺，他的肉已經瘦削下去，他的骨骼，猶如蘆草扎成的，經不起微風細雨。

她一切不如意的思想，都在今晚集中了，她掩面大哭起來。王教授正在改卷子，看她忽地哭起來，只好安慰她。她已經不受安慰了，她忘不了丈夫脆的骨骼，皺的皮膚和那惹人厭惡的流涎。

★

★

★

★

★

時光毫不停留地飛過去，竹如小姐也沒有和教授離婚。但是她始終不快樂，還是每天穿着黑衣，她的容貌却日漸瘦下去。她無論對於什麼都不發生興趣，人也漸漸地懶起來，每天要到上午十一時方纔起牀。晚間，她照料着王教授入睡之後，她也不脫衣，往往獨自對燈

坐着，直待時鐘敲了兩點，方纔睡覺。

王教授看出自己家庭不和悅，他終於覺得竹如小姐她是受了委曲的。他只好按着性子讓她遲睡遲起，有時自己也還硬行放出笑臉來，陪她談到夜半。

人的身體究竟是脆弱的，尤其是這年老新婚的王教授。他白日敷衍學生，晚間陪伴夫人這種工作，已經使他力不勝任，加之季節的變遷，便咳嗽起來，那咳嗽的聲音低而啞，醫生說他是肺部的毛病，要離開夫人到醫院去休養，最爲合宜。起初，王教授不肯去，竹如小姐也一逕的啼哭着。結果，終於不能抵抗朋友的勸告和壓迫，王教授就離開竹如小姐進了醫院。

很奇怪，他進醫院不久，病就全好了，他不想回家，喜歡拿一本書坐在太陽底下讀，自己說這是婚後最甜蜜的生活。有時，學生去探望他，他丟下了書，仍是滔滔不絕的談笑着，不失一個演講者的風範。竹如小姐一方面呢，自從王教授走後，那一班舊同學也常來了，每日嘻嘻哈哈的談笑着，她的容顏也豐腴了，脂粉也重新上臉了，時髦的衣服穿起來，也沒有人笑，生活也就甜蜜了。這誠然是各得其所，不過有點違背「同居」的原則，他們究竟要幾時纔能相聚呢？知道他們的人都是這樣的自問着，可是，誰也不敢說出一個明顯的答案！

兩  
間  
房

一  
二  
八

## 脂粉

他買外國脂粉預備帶回去送夫人的時候，心裏就轉念到中國人每年由脂粉上送給外國人的金錢不知有幾百幾千萬。然而當他回想到夫人接受脂粉時那一種愉快容顏，他又不能不將金錢由脂粉上送給外國人。

他曾有好幾次走進大公司在賣外國脂粉的那櫃臺傍逡巡着，心裏總有「夫人」和「國家」在那裏交戰，直使他不忍拿出自己血汗金錢去買外國脂粉，遂望望然去之。但是也有好幾次，因為沒有買，回來自己十分的懊悔，結果，是仍舊坐了車去買了來。

他自己恨自己，爲什麼這樣沒有決心，買了外國脂粉，還白送了兩次的車資。於是他立定志向，走到外國脂粉櫃臺的時候，決不遲疑，買了就走。

三年來，他都是以上的姿態和心情，咬着牙買外國脂粉送夫人的。他又常常的想着，夫人是居住內地的，她沒有什麼嗜好，就是用一點貴的脂粉，也不爲過。況且「女爲悅己者容」，夫人用脂粉，還不是給自己一種精神上的享受嗎？實際上說起來，他和夫人相聚的時

候並不多他是常住在上海的，不過他能常想到他夫人皮膚的細膩，在那細膩的皮膚上敷上外國的脂粉，他以為這是世間的「雙絕。」

「中國的粉，無論如何，是沒有外國粉細膩的，不過價錢便易些罷了。」

這是他夫人有一次對鏡向他說的話。她一面敷着粉，一面向他說：

「不信你摸摸看！」

不過在他手還未到夫人面上的時候，夫人就忽地笑起來：

「錯了！粉在臉上，是我皮膚上的感覺，你怎麼會摸得出呢！況且，你指上有很厚的皮，感覺是早已遲鈍了的。」

夫人說着，就帶着笑閃開了。她那種笑容，永遠藏在他腦中，在清晨，在深夜，在無事的時候，都可以顯現出來。那細長的眉下，襯着靈活的大眼，大眼周圍的紅暈直映到了兩腮，紅的嘴唇，細膩的皮膚，溫香柔滑的感覺，低微清快的談話，一切都能因他的聯想力來具體化，他雖然不在夫人的面前，對於夫人的顏色却有深密濃厚的愛，這種深密濃厚的愛，卒使他無條件的將自己血汗換來的金錢，由脂粉上送給外國人。

他雖然是有上列等等的安慰，但是在買脂粉的時候，他心裏總覺得有點不快活。就是在他立志以後，走到櫃臺前決不遲疑的去買，當那店夥開發票找錢的時候，他心裏總有一陣不快活，究竟是爲了國家還是爲了自己的金錢，他自己却也未曾仔細思量過。不過就是覺得不快活，這一點的不快活，可以說是他萬般喜悅中的一件恨事。

這樣的日子，他過了三年。在第四年的暮春時節，他接到夫人的一封信，信上說：

「從此我不要你再買脂粉給我了。不知怎的，臉上好生生的起了許多的雀斑，以前有一點，不過是隱而不現。如今一齊現出來了。在眉眼的周圍，顴上，都有它們的蹤跡。我試用過鏡面散，沒有效，又用過人傳給我的單方，也沒有效。我每天對鏡時，常常的自恨着，我沒有福用脂粉嗎？你帶給我的脂粉都是很好的，很好的脂粉，搽在雀斑的臉上，真是糟掉了。」

他看了這封信，直呆了半天，心裏也是十分亂。在理，他是不應該如此的。夫人能以屏除脂粉，替他省了錢，固不必說；同時他也可以不必再到大公司的外國脂粉櫃臺前去受那種精神上的痛苦。無如現在他的心境不同了。他替他夫人購買脂粉的時節，雖然是有一點



不快活。現在夫人真的不要他買，他的心裏反而覺着不安。況且他夫人的信中還給了他一個暗示，那細長的眉下沒有紅暈，大眼的周圍，是滿布了黃灰的斑點。

這一晚，他也沒有睡好，兀自的盤算着。他想他夫人一定要因此添愁加恨，容顏一定要格外的消瘦下去的。他想來想去，只有叫她到上海來。上海有美容的醫生，可以大臉變小，小臉變大；瘦臉變肥，肥臉變瘦；單眼皮變雙眼皮，雙眼皮變單眼皮。他想，這樣有能耐的醫生，還怕他不能替夫人治雀斑嗎？

幾天之後，他們到了上海，手挾手的進了美容院。

美容院中的陳設，不能引起他們的注意。只是收號金的人兜了些，不等他們說話，就迫着他們付了兩塊四角錢。

當他付錢的時候，診病室的情狀，已經照入他夫人的眼簾了。她看着那裏已經有一位很時髦的婦人，和醫生對面坐着。醫生呢，拿了一個很大的顯微鏡，在那婦人的臉前，左邊一照，右邊一照，照了許多的時候。夫人看雀斑的心，就完全冷下去了。她在先的意見，以為是一位白髮蒼蒼的老醫生，目不斜視的叫她伸出手來，按一下脈，然後開一張方子，吃一兩帖，菴

斑就消滅於無形的。不圖竟不是這樣，不但是一位年輕醫生，而這位年輕醫生還拿了顯微鏡盡情的向女人臉上看。

夫人看着一邊想，自己的臉，是也要被那年輕醫生用顯微鏡照的，她的臉紅起來，心頭勃勃地跳，她很急促的說：

「走吧！」

她一面說，一面暗示着她丈夫去看。丈夫真是糊塗了。他好像是做夢似的。他不能解說爲什麼來了又不看，況且還花了兩塊四角錢醫生的年輕，不是醫生的錯。用顯微鏡在女人臉上照，也不是醫生的錯，因爲病本在臉上，在臉上就得照。病人呢，來了不看，當然也有病人的自由，況且雀斑也不是非治不可的病。他們的金錢，精神，力量都花費在這「不錯」的上面。結果是空無所有。

他們坐在休息室裏，不好意思馬上就走。夫人真像一個受審的囚人。

「你臉上不是雀斑，乃是灰色斑。」

醫生向那個女人說了這一句，接着又說：

「這是由於疲倦而生的毒素造成成功的，至少要打五次針，方纔見效。」

這些話都是一字一字扎入夫人的心房。她毅然說：

「打針！我是不要打針的，走罷！」

他用了十二分的勇氣挽了她丈夫出了院。

兩個人並肩的在人行道上踱着，一句話也沒有說。其實，要說也無可說的，爲什麼要到上海來爲甚麼要到美容院？爲什麼白費了兩塊四角錢？爲甚麼又要怕打針呢？這些問題都是滿藏着滑稽性，不可解的滑稽性。

到了旅館，夫人十二分的不樂意，便提出今晚乘車回家的意見。他也沒有話說，心裏都滿想買一點東西給夫人，來安慰她的心。他在大公司中轉了好幾個圈子，結果，仍舊是買了外國脂粉。他向夫人說：

「這一種比以前買的好，店夥說是有益於皮膚的，回去用用看罷！也許雀斑自己會好的呢！」

夫人接受了他的贈與，臉上露了一點兒笑容，慢慢的說：

「我那裏是不用脂粉呢！臉上如此，用了未免有點兒可惜罷了。」

初夏之月，有一個好日子，夫人的弟弟，就揀了這個好日子舉行婚禮了，他得了夫人的信，本應回去觀禮。無奈就是爲了「雀斑」問題，鬧了一陣子，把些好的興趣都鬧完了。但是他又不能不回去，他終於趕在結婚的日子只請了一天假回了家。

這一次回家，真是與他一種莫大的喜悅，他完全料不到他夫人細長的眉下，又復透露了靈活的大眼了。大眼四周的紅暈，又透到了腮邊了。他只覺得這次粉之細白光潤，胭脂的鮮麗勻澤，的確增加了夫人不少的美，究竟是上一次所買貴的脂粉，比以前買的要好許多。這一晚，真是他千歡萬悅的日子，那溫香膩滑的感覺，低微清快的笑語，又復呈露在他的面前。在他就枕移被的時節，就聽見他夫人輕笑着說：

「有那麼多的客人，我要是不用脂粉的話，不但是我臉上難看，就是你的臉上也不好看。」

在他飽睡初醒的時節，也覺得他自己和他夫人口腮相接着，耳邊猶聞夫人的細語：

「這種粉有汗都不會落的，又豈止是它的香味呢！」

這些都是他的甜蜜。是他夢想不到的甜蜜。他未回來的時候，腦中的夫人只是一副灰黃的臉，加上一些灰色的斑點。如今回來所見的竟是一位明媚撲人、溫馨豔麗的太太，他閉着眼睛，去享受一個安眠的福。

次早，他夫人先起身的。在他醒來的時節，夫人却已在對鏡化粧。

「並不是不用脂粉，只覺得用的太可惜了。」

他很高興在被中向夫人說了上面的一句。

「這兩天臉上似乎好了些，今天我還要去忙喜事，你起來我們一塊兒去罷！」

「今天，今天我可要回上海了。」

「怎麼！你只請了一天的假嗎？」

「一天！」他很懊喪的 answering。

她看了一次錶，慢慢地說道：

「我就先送你上了火車，然後再回家罷！」

車中，他一逕的望着窗外風景，臉上露出不斷的笑容。玄想着那外國脂粉的偉大和精神。

奇。

「女人真是變幻莫測的。」他自己這樣的說着。「一時她要脂粉，一時她又不要脂粉了。」

他夫人的話，又在他腦中一現。

「那麼多的客，假使我不用脂粉的話，不但是我臉上不好看，你臉上也不好看的。」

「女爲悅己者容」固然是對，此外還有其他之意義在。他聯想到許多妻子會向她丈夫說出這種話，他又聯想許多妻子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個個人臉上定然都有脂粉的。

「假使許多妻子和丈夫，大家全都在一起呢？那麼脂粉的應用，豈不是要到最大的效用程度麼？」

他推想到此處，就油然的笑起來了。

「這也不是看不見的事。」

一個新的計畫走入他的腦中。

「假使我來提議舉行一個友誼的聯歡會，讓大家都帶了夫人來聚餐，那麼我便對於

脂粉的應用，可以看出他們最大的效果來了。」

「這真是好的，不單是臉上的脂粉，還有許多手袋中的脂粉，飯後的臉，必較飯前修飾的格外整潔，修飾的藝術，又都在飯館中表演，這是多麼一件有趣味的事！」

不到一個月，這個會真的被他弄成了。在舉行的前兩晚，一個問題在他心中盤算着，那便是自己夫人不來是不行的。

他想他的夫人未必肯來，因為前次的印象太壞了。但這是一個非來不可的局面，他打一個電報給她，說他在上海害病。這個電報，果然將他夫人喚來了。來的時候，充滿了怒意。她沒有脂粉在臉上，因為她自己說她來的十分急促。

丈夫用方法騙妻子來度一個短期的同居的生活，在法律上和人情上，總不能算是一個不可恕的罪惡，夫人也明白這層理，她的怒意，一會兒就消滅下去。不過她却正色的向丈夫說：

「都是你不好，我來的太急促，什麼東西都沒有帶。」

「你愁我們赴聚餐會的時候，人家要笑我們嗎？你看。」

說着抽開了抽屜，那外國的脂粉，就赫然呈現於夫人的眼簾了。

「你說這種粉，遇汗都不落的，香味，還在其次，是不是？」

他們兩個人接着默默的笑了一刻，夫人儘管拿着粉盒子在那裏細細的看，在那溶溶的燈光下，這一盒粉增加了夫妻間不少的愛情。

一個燈紅酒綠之夜，這聯歡的聚餐會就開幕了。一盞盞的明亮的燈光下，圍着一羣丈夫和妻子，正如他所預料的，這時各夫人臉上的脂粉，真得了最大的效用。而每個夫人手裏都有手袋，手袋中藏的不用說，脂粉當然佔據重要的地位，只不過有一點不是他所預料到的，便是許多夫人中間的談話，正是集中於最近新出的一種脂粉。

從她們的談話中間，他知道了，用粉之先，須使皮膚潔淨，皮膚潔淨不算，還要使毛孔收縮，皮膚光潤。要做到這種地步，那就是只靠一種淨顏水。化粧的次序是先用水，皮膚毛孔中的垢就全出來了，用時皮膚也就緊縮光潤起來，準備着你去敷一層膏，膏上再加脂粉，這樣自然是容光煥發。他本來是要看各夫人臉上脂粉程度的，不圖這一番脂粉談話竟移轉了他的注意力，他一面聽着一面用眼偷看他夫人，夫人對於談話的注意力，比他還要強。



酒闌人散的時節，他們雙雙的回到旅館中了。今晚夫人的興致似乎很濃厚。她一逕地和他談笑着。

「你這一次和前一次買的粉都是很好的。只是我的皮膚不好，這樣好的粉，真是用糟了的。」

「你現在用的不是很好嗎？」

「不好！」夫人搖搖頭。

「你不是女人，你不知道我們用粉的難處。粉是乾的，要使他上臉，已經不容易，再要使他在臉上勻淨，尤其不容易。」

他兩眼望着她。她接着說：

「撲粉，有人乘着剛洗過的臉上餘水，就上粉的，這是最下乘最傷皮膚的辦法。有人先敷上一層蜜，再上粉的，但是每每的會輕重不勻。有人先上雪花膏再上粉的，可惜就是太淡。這都不是根本的辦法。」

他仍是望着她，默默的不響。她的意思還沒有完。

「我們不能一天到晚坐在家裏，總要出去，出去，臉上總免不了受着灰塵。其實，坐在家裏，臉上也受着灰塵。灰塵一上臉，便要與臉上的油混合，這時我們唯一的方法，只有用肥皂洗臉，肥皂只能除去浮在臉上的油垢，毛孔裏面的就很難，況且臉皮經熱水一洗，毛孔都開了，接着用手巾一抹，微細的灰塵，當然就走入毛孔。而我們不注意，用蜜哪，膏哪，粉哪敷上去。這樣，好像在一張生蟲的桌子上塗了很厚很光的漆，暫時雖然好看，日久漆一落去，那個桌面子已經壞的不堪入目了。我臉上的灰色斑，不就是因為灰塵久藏在毛孔中造成的嗎？這一番話真是使他大徹大悟了，在片刻的功夫他臉上浮出一層苦笑。淡淡的說道：

「唯一補救的辦法，我們應該先買那去毛孔中的垢膩以及可以使皮膚收縮面部光滑的水。」

夫人忽地將他的手執住，身體往他面前倚着，微笑着說：

「笑我做什麼呢？我說的都是實話呀！」

「我說的，也是實話呀！」

夫人已經坐了下來。笑容一逕的沒有收：

「這是一個保護皮膚最好的辦法。你想我的皮膚可以常保住潔白光潤，到老的時候，還是潔白光潤的。不單是我臉上好看，就是你臉上也很好看哪！」

最末的一句，她說時非常的有含蓄，好像裏面藏着無限的意思一般。他呢，在這種愛的氛圍中，除了答應夫人明天就去買來之外，更無其他辦法。

第二天的早晨，夫婦二人一同到了大公司。夫人呢，她很幽閒地走到櫃臺前，對於那些五光十色的化粧品都加以仔細的研究。他呢，只是兩眼望着那店夥很客氣的笑容，當那發票開好，拿去找錢的時節，那個嚴重的「金錢」和「國家」的問題，又一層一層地浮上了他的心頭。

## 誘惑

自從姊姊嫁了人，妹妹的心境就發生變遷。這並不是說她也想嫁人和姊姊一樣，乃是她對於姊夫發生一種特別的興趣。

妹妹只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女，姊姊出嫁時年歲也不過是十八。她們兩個人幼時就沒有父親，家裏並沒有青年的男子。母女們三個都在一種單調生活下過着，所以覺得很無趣味。但是這種無趣味的意境，母女三人從未提起過。她們平日只說日子太長，天老是不待晚下來。或是說日子太短，混混又是一天。

姊姊嫁了人，情境就忽然的變了。平空家裏多了一個姊夫。姊姊整天陪他說笑着，母親整天的預備飯菜，只丟下了一個妹妹。幫着母親弄飯菜，她不高興。不幫，她也不高興。尤其是在晚間，平日是和母親姊姊說說笑笑的，到極疲倦的時候，方去睡覺。如今，對面房裏姊姊和姊夫說說笑笑，自己和母親反而無話可說。最可惡的，母親有時還走過去敷衍兩句，將妹妹一個人丟在房裏。

起初，她對於姊夫發生嫉妬，由嫉妬發生了憤恨。但是嫉妬和憤恨改變不了這個局面，她便不得不轉過來對於姊夫的偉大，發生出研究的興趣了。

她想，姊姊陪着姊夫說笑是應該的，因為他是她的丈夫，母親爲什麼要這樣的款待他呢？她想不出這個理由，毅然向母親抗議，因爲抗議，便捱了一頓罵。尤其可惡的，就是妹妹捱罵的時候，恰巧看見姊夫在對面房門口微微的笑着，母親看見姊夫笑，便也陪着一笑，這樣真把妹妹氣的要死。

午飯，妹妹不好意思再上桌吃飯了。她一個人坐在房裏，恨恨的想着：

「笑！笑！他笑，媽也笑！不是存心的在羞我嗎！我越氣，他們越要笑我咧！我難道不會笑嗎！我怕什麼！我偏要出去吃飯，看他們怎樣笑我！」

想着便奔了出去，很強項的坐到桌傍去吃飯。

這真是給予他們一個驚訝，一位賭氣的小姐會自己走出來吃飯。母親故意放下一副莊嚴的臉。

「下次你可不許亂說，姊夫在我們家中是客呀！」

妹妹一面聽着一面想她自己是萬不能再氣下去給他們笑了，她很快的說：

「偏要講，逼要干涉！偏要干涉！」

一面說着一面就笑起來了。

「明天我來辦幾樣菜賠罪吧！」

姊夫很溫和的說了這一句面上充滿了笑容。

母親本來是要發怒，但是看見妹妹笑，怒氣便消了一半，再聽姊夫這樣一說，怒氣又消了一半。她趕緊的說：

「家裏有的是菜，吃吃好了，不能讓姊夫破費。」

姊夫仍舊是笑微微的，沒有說話。妹妹想了想，有點不好意思。

第二天的晚上，外面辦來的菜肴，已經陳列在中堂了。出於妹妹意料之外的，便是菜肴之外，還有一壺酒。昨天的妹妹滿露着怒意和冷酷，今天的妹妹，就顯出十分的難爲情了。她覺得這一桌菜肴是爭來的，不好意思吃，而又不能不吃。平日走進中堂，不管姊夫來不來，總是向自己座位一坐就吃，今天，桌上擺了一個酒壺，情景便不同了。她不敢坐上去，呆呆的立

着。

「媽！今天讓我敬妹妹一杯酒罷！」

媽很客氣的回答着：

「這是那裏的話，怎麼好讓姊夫破費呢？」

其實媽是不敢違拗姊夫意旨的，終於讓姊夫替妹妹斟上一杯酒，妹妹的臉就此紅起來了。

這誠然是妹妹的一個難題，她不能受而又不能不受，她就在這難的情景之下入了座。兩眼不敢再向姊夫看，自己的頭不由自主的低了下來。

「傻丫頭，也不知道謝謝姊夫的盛意嗎？」

一句話提醒了妹妹，人家請客本是應該道謝的，但這是爭來之食，想到此處，她十分的難爲情。她羞羞澀澀的舉起了杯，輕輕道出一聲謝字，姊夫杯中的酒，已經飲乾了。

「妹妹！也飲一杯罷！」

妹妹真爲難，她望着媽媽。媽媽沒有說什麼，看那意思，似乎是叫她飲一點。然而妹妹不

能明白，剛纔是沒有遣謝已經不對，如今怎好讓姊夫獨自飲一個乾杯！

她拚着命飲了下去，一陣陣的火熱，竟逼上她的眼簾。她偷看媽媽，媽媽笑微微的望着姊夫。姊夫的第二次酒又無意的斟了上來。

妹妹輕搖着頭，低低的說：

「不能喝了！」媽說：

「她年歲輕，不能喝了。姊夫的盛意，我代了罷！」

第三次的酒却又跟着斟上來了。這次姊夫變了方法，他不勸妹妹的酒，反叫姊姊替妹妹代飲一杯。

姊姊是點酒不能飲的，被姊夫逼的臉上通紅了，妹妹實在看不過，便端起杯來飲了。

這時的妹妹，因為兩杯酒，興趣高了許多，不像剛纔那樣羞澀，她擡頭望着姊夫。眉和髮的光亮潤澤齊整之外，還有飽含了神光的一雙眼，眼的周圍，紅暈直透顴腮，比起以前父親的風采，真是高出了許多。

姊夫一逕微笑着，也不再勸酒，姊姊頭低着坐在一旁，臉上好像很不自然。妹妹想：



「姊夫很可愛的，姊姊却未免太呆板了。」

「我們不要和姊姊說話，她是點酒不嚐的人。這桌上誰沒有喝酒呢，媽也喝了，你也喝了。我也喝了，對不對！」

姊夫向妹妹一面說着一面笑。

「我是不會喝的。」妹妹很忸怩的說了這一句。

「那是你客氣。」姊夫說着酒壺就跟着上來了。妹妹發了急，她拿手去推姊夫的手，不圖姊夫的左手輕握了她的手，壺酒入杯的時候，那姊夫的手、眼、嘴、腮、眉、髮以及那一排雪白的牙齒，整個兒地將妹妹迷惑住，她沒有法子拒絕，她的心中說不出是榮寵還是愛慕。

姊夫的手一縮回，就輕輕地坐下來了，一面很和緩的向媽說：

「我不是誠心勸妹妹的酒，乃是要樽中酒不空。媽！讓我也替你老人家斟滿罷。」  
這時一堂都是很和悅的。微風送來的店舖裏無線電的歌聲：

「我……怎麼能够離開你……啾……啾……啾……啾……啾……啾……」

我……怎麼能够離開你……啾……啾……啾……啾……啾……啾……」

妹妹低着頭，姊夫很幽閉的擎着杯慢慢地飲着，臉上佈滿了笑容。當妹妹偶看姊夫一眼的時節，就覺得姊夫那一雙光明的眼，好像要找她說話。

無線電歌聲，照常的播送着，直至酒闌人散的時節，妹妹覺得她的一身總是被姊夫的眼光籠罩着，媽媽覺得有點頭痛，早進了房，妹妹招呼人收拾了菜飯，直看着姊夫輕撫着姊姊的腰支，唧唧噥噥的走開，她方走進自己的房。

今晚，妹妹真和往常不同，她一點恨姊夫的心思也沒有了，只覺得一切的東西都是生意勃勃的，可愛的。有趣的，就是媽媽頭痛睡了覺，也是很有趣。

她對鏡看看，自己的臉和姊夫的正是一樣紅，要是和姊姊比，自己還要豐腴些。

「不知姊夫覺得我怎樣？」

她心下這樣思量着，那一雙光亮的想要說話的眼，就倏然顯現在她的腦內。她不去研究爲什麼姊夫會老是看着她，她只覺那雙眼實在有可愛的地方。

自從她脫衣上牀之後，一逕翻來覆去的睡不着，她一閉上眼，就像有姊夫一雙光亮的眼睛望着她。她只覺得被中熱不可耐，直到大半夜，方纔迷迷糊糊的入了夢鄉。

次早，她醒來時，覺得心中清明了許多，回想昨天的一切，覺得非常的不適。如今，她只有一個最深強的印象在腦內，便是姊夫是一位喜歡注意她的人。她想今天無論如何，不能像昨天那樣的隨便了。自己不應該常和姊夫說話，常給他看見。不過姊夫既是住在家中，每日總要見幾回，那末自己的服裝修飾言行，也總要像一點樣纔是。她從今日起，立意不反抗母親替姊夫做菜，假使母親忙時，自己也得去幫着做做，不一定是報答姊夫的盛意，至少可以叫姊夫知道自己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

有了這種思想，妹妹的一切就全都變了。她不是想對於姊夫表示愛戀，乃是要宣揚自己是個好女孩子。她每日不大說話了。每晨起身之後，如果不是修飾的很齊整，就決不讓姊夫見着她。她也到廚房中去，幫着母親弄點菜，也到中堂和他們一同用飯，常把頭低着，舉箸捧碗用匙，姿態表演的都很美觀。外面來的鄰居，都說妹妹像個大人，妹妹是個很美麗很柔順的女孩子。

妹妹變了，妹妹的心就比以前苦了許多。以前她看見姊夫的時候，就像看見姊姊一般的平淡。如今不然，看見姊夫，心中很喜悅的，但是不願正眼去看一次。看見姊姊，就不知是那

裏來的一片羞惡之情衝上了腮邊。夜間常有雜亂的夢，擾了她甜蜜的睡眠，白天獨坐的時候，常有雜亂的浮思，擾了她和平的心地。這是少女的祕密，妹妹就在這秘密的情境消瘦了下去。母親發了急，她不得不叫姊姊轉託姊夫去找一個妹夫來。

這個消息，是妹妹隔着板壁聽得的。聽得的那一晚，她悲啼了一夜，她迷迷糊糊想着媽媽不會再得着像姊夫一樣的女婿。由姊夫去替自己找一個丈夫，尤其是一件痛心的事。

次晨，她略略地修飾了一番，就走出了房。出了房便無意的撞見了姊夫。她只覺得心中像刀割一般的慘痛，也不知道那裏來的那些眼淚，像泉水一般的湧了出來。她明知是不對，但她不能自止，她很可憐的將姊夫引進後園，向他儘哭着，沒有說一句話。結果姊夫是被姊姊喊了出去，轉過身來「指桑罵槐」的數說了一大頓。

中午，妹妹走出去了，誰也沒有知道。媽媽和姊姊都急得很。晚飯後，妹妹也沒有和媽媽姊姊說她會到過什麼地方，因為她們看她不起，不高興和她多說話，結果妹妹很早的就上了牀。

夜間，妹妹肚子痛的哼聲將媽媽驚醒了，媽媽問她什麼緣故，她閉着眼不作聲。媽媽沒

有法子，只好喊姊夫去請醫生了。

醫生的診斷，說她是痰，又說她是痧子。姊姊非常的懷疑，她很很的逼着妹妹說出病的原因。但是現在的妹妹，也不說肚子痛了，她兩眼緊閉着，不聲不響。

姊夫真急了。他很誠懇的說：

「好妹妹，你說罷！你吃過什麼東西沒有，只要你肯說出，我們什麼事都好商議的！」

妹妹微睜了雙目，發出了一絲兒笑，她的頭好像是略點了一點，姊夫的淚儘在眼眶裏迴着，媽媽和姊姊，不敢再說一句話。在這冷靜愁慘的空氣中，什麼聲音都沒有，只聽見那剛請來的醫生，坐在桌旁的椅子上，發出一絲兒嘆息！

## 被頭

他們結婚，已經有一年了。

在一個禮拜日的下午，風清日朗地，丈夫挽着妻子，一同去逛馬路。

他們一逕地閒步着，迎面的小風，給予他們大量的愉快。行道樹漏下來的陽光，在他們身上映出種種的花紋，靠他們的右邊，那裏還有一排排的惹人注目的商店櫥窗。

「看這一對孩子纔可愛呢！」

妻很輕快的說出來，他用手指着一家商店櫥窗。那櫥窗裏佈置了一間很美麗的房間，中間放了一隻牀，牀上覆了一個極美麗的被，被的一頭是掀開的。掀開的這一頭，印着一對五彩的天真活潑的兒童。他們的四隻小眼，的確非常的可愛，那像蘋果似的腮，滿露出笑意，似乎是向着顧客說：

「你們爲什麼不買呢？我們的笑靨是空自存在了。萬一我們有幸福上了你們的牀，我們當祝福你們每晚做個甜蜜的夢！」

「這一對孩子纔是真的可愛咧！」

妻第二次又說出來了。她已經和丈夫停止了脚步，面向着櫥窗。她一逕地望着，流連不忍去。她的肩緊靠着丈夫的左臂，慢慢地轉望着丈夫的臉，在那甜蜜的笑容中，迸出下列的話：

「我們的牀上被頭，的確是太單調了，那有這樣的好呢？」

「我愛」丈夫輕輕地說：

「我們的牀雖不如他，然而却够得上說『簡單樸素』呵！」

「簡單樸素！你只記得簡單樸素，却忘記了『活潑天真』！」

她說時話語很輕，連帶着一串兒輕笑。這一種笑聲，雖不能引起店友們的注意，却能感動她丈夫的心情而有餘。

「買了吧！」

她發出了第一次的懇求，沒有得着丈夫的回答。她又很急切的說：

「你看，價錢還不算貴呢！」

說着她伸出纖纖之手掖着丈夫的左脇，兩人一同的進了店門。

★ ★ ★ ★ ★

晚間，皎潔的月光已經穿透了他們臥室的窗櫺，習習的小風吹動了那深綠色的簾幕。柔和的燈光下映出一張淨素純潔的牀，牀上覆着一個美麗的被，被的一頭是掀開的，掀開的這一頭露出一對五色的天真活潑的兒童。那靈活的四隻小眼，似乎越發的靈活，那紅的似蘋果的腮，也就來得個可愛。

「今晚的房裏就勃勃的有生氣了，不像昨天那樣悶沉沉的。」

妻帶笑着和丈夫說。其實，房裏那裏是格外有生氣，今晚昨晚橫豎都是一樣的，只不過是被頭改了一改罷了。

「怎樣有生氣，就是因為有了這一對活潑天真的兒童？」

妻一逕的笑着。丈夫說：

「活潑天真，是買來的……」

「明年的今日，你怎麼知道我們就不會有個活潑天真的孩子呢？」



「怪不得，你今天買這個被，爲的是取吉兆！」

「也不一定，好看却是真的。我爲着將這一對孩子放在被頭的中間，是很費了一些事的。娘姨又笨，左擺也不是右擺也不是。你看現在到底給我擺正了，這孩子不單是眼睛神，而且頭髮衣服顏色也非常美麗的，這不知是那位藝術家的手筆呢？」

她說着笑着，真是非常的有趣。丈夫一逕的不響。只眼睜睜望着她，那嘴角腮邊還露出一絲兒笑意。

「笑什麼呢？我說話是常常被你笑的，我沒有你說的好，但是說的好的人，爲什麼又不常說話來教教我！」

說着她故意的露出一點兒慍色，她的頭略微的低了一點，那雙眼似乎仍在孩子的身上轉。

「我並不是笑你說話，因爲我想起一件事來纔笑的。」

「什麼？」

妻陡然站起來。

「我想，孩子是可愛的。生育教養的完成，終究是人生一件麻煩。」

「麻煩，連我們做女子都不嫌，難道你們男子還嫌嗎？人到世上來，無非是求一種美麗的生活。沒有孩子，生活是永遠不美麗的。」

丈夫仍笑着。

「笑什麼？難道我的話又說錯了嗎？」

「因為我又想起朋友的一句話來。他的話是很好的。他說男人好像岸傍的一株樹，女人好像樹下溪水中潺潺的流水。在這美麗的境界中，焉能少掉了黃鶯百轉呢？這黃鶯兒便是孩子。」

「對呀！這句話正是我們要說的，然而我們却沒有他說的好。孩子，他們的笑聲，歌聲，甚至於罵人啼哭聲都是好的，都是美麗的。」

她也和丈夫一樣的笑，着他們的笑容中，都藏着無限的愉快。

★  
★  
★  
★  
★

一年很快的飛過去了！

皎潔的月光仍舊是穿透了他們臥室的窗櫺，習習的小風仍吹動了那深綠色的簾幕。燈光仍是柔和的，不過燈光射到那一對天真活潑臉上的時節，他們的小眼，似乎已經失去了光芒，衣服也沒有往常鮮豔。妻正斜倚着粧臺傍，臉色很灰暗，她那一雙缺少精神眼下，隱的露出青灰的顏色。

上帝所給予人的恩惠，似乎還不能如人之所預期。我們這一對渴望孩子的夫婦，始終還未得着可愛的孩子。「活潑天真」仍舊是買來的，買來的「活潑天真」始終未能長久的存在着。

「晚上真是太寂靜了呵！」

妻很悽涼的說了這一句。

「我們去看電影吧！」

夫看了一次手錶。環顧了房內的一週，那電燈光雖是融和，而人的意態却是十分的蕭索。

「看電影也沒有味！」

她一邊說着一邊拿了個指甲刷在刷指甲。

「我們看了多少次的電影了……秀蘭鄧波兒！秀蘭鄧波兒！」

她說着話很是淒然！夫走到小几的傍邊，扭開了無線電，這正是中央廣播電臺傳播兒童節目的時候。

「親愛的小朋友們！」

那聲音真是非常的和悅而溫柔，真有使人不能不聽下去之概。

「今天，我來教你們唱一個跳繩的歌。

一，二，三，四，五，六，七……」

妻走過來便將無線電停止了。她執着丈夫的手說：

「質夫，我們這樣清靜冷淡的日子，怎樣過下去？白天，你到行裏去，我冷清清地獨自一個人在屋子裏。晚間，你雖然是回來了，我們對坐着，我們在什麼地方能聽着可愛的活潑的孩子的哭笑呢！我們空有着無線電播送着孩子們的教育，空有着金錢來預備充當孩子們的教養費，空有着父母的心腸，空買了這一牀活潑天真的被……」

她實在是說不下去了，她就伏在那一對活潑天真兒童的畫圖上痛哭起來。

這是一個僵局，僵局裏面滿藏了渴望和悲哀，丈夫沒有法子解決，他坐在牀邊發出一聲同情的長嘆。

「質夫，不哭了！我不哭了！」

妻睜着兩隻淚眼望着他。

我從此再也不去看我的姊姊和我的嫂嫂，我只當我是獨自一個人。不過質夫，你是愛我的，你決不會因我沒有孩子而生出別樣的心腸呵！」

「那是決不會的！」

丈夫趕緊安慰着她。

「我還有一個要求。」

她繼續着說。

「便是今晚我們不要再用這條被。」

「被又有什麼關係呢？」

「不，不能，今晚我們決不用它。你無論如何要答應我。」

她放出十二分的懇求態度說出這句話。

「那你就別再傷心了！」

「不！」

「我倒還要問你一句話。到底是簡單樸素好呢，還是活潑天真好？」

「活潑天真自然是好，不過太不能持久了。簡單樸素可以永遠的長存着。你看這一對孩子從前是多麼好看，如今是灰敗的不成樣子了。看着都有些討厭。」

「畫的人是萬想不到今天這對孩子會變成這個樣子！」

「畫的人他纔不想呢？他唯一的心思，就是想暫時弄的好看騙人幾個錢，錢到了手，便什麼也不管了。」

「不過他總費了一點心思。」

「什麼心思，畫兩個孩子在被頭上是件稀鬆平常的事，他明知這被頭上印了顏色，終久是糟掉的。但糟掉的是我們的錢。質夫，我們是真的不該買這幅被了！」

「我們是真的不該買這條被，好像當時我向你說過不要買。」

「質夫，你是沒有說呀！」

她很和悅的說：

「我的意思，你是從來沒有違反過，又何在乎我買這牀被！你是愛我的。好多年來我心裏真是默念着你待我這樣好，我要怎樣回報你。」

她真是十分的誠懇，而且又是十分的溫柔。她的話却還沒有說完，便又接下去。

「我們是完全上了玻璃櫥窗的當。被頭放在櫥窗中是好看的，因為加了櫥窗玻璃的光彩，買家來就不對了，我越看越覺得不大好，雖然頭一天買來的時候覺得好，那是我的錯覺呵！」

「睡吧！」

丈夫預備結束了她的話。

「不被頭還沒有掉換呢！」

「何必一定要在今晚呢！」

「因為我越看越氣悶。」

「那我們將它放在腳頭也行，這樣我們是看不出，況且電燈熄滅了，我們本來是看不見的。」

於是他們便按了這條理，雙雙的走入睡鄉。

★ ★ ★ ★ ★

夜間，丈夫的眼睛被妻子猛然一搥打，登時就痛醒了。他聽見妻子口中喃喃的，知道她是在做夢，便喊醒了她。

「質夫？」

她睜開兩眼看見丈夫坐起來，電燈是明亮的，她仔細一看，丈夫用一隻手蒙着眼。

「質夫！怎麼我打了你嗎？」

「怎麼不是！」

「我是在做夢呵！我夢見那個畫師又在被頭上畫孩子了。我心裏真氣不過，舉手就去打他，不圖就打了你。可真是對不住你。」



她一縷悔恨和憐惜的心，都從她惺忪睡眼中流出來了。她倚偎着丈夫，一面要用手去替他撫摸。丈夫止住她，嘴裏很可憐的說着：

「不要緊！不要緊！」

但是那不自然流出的眼淚却一串兒滾下了腮邊。

## 熱水袋

丈夫最喜歡將熱水袋放在被中，妻子最不喜歡將熱水袋放在被中，結果是兩個人不聲不響地用腳去蹬那個熱水袋，熱水袋又因為受不住兩人足下的壓力便破裂起來流了滿牀的水。

兩人趕快的穿衣下了牀，比早晨起牀要快一倍。兩個人不言不語，也不笑，也沒有發怒，也沒有埋怨，也沒有漫罵。丈夫坐到沙發上抽了一枝煙，妻子斜靠着窗檯之傍儘管發楞。

房裏的一團熱氣，就這麼冷下去了。火爐裏一點餘火也漸漸化了灰，窗外不時的有風吹着，老天似乎還賜了一點雪花。

他們一對超過二十歲的夫婦，他們本着「自由」的原則而締婚的。他們在學校的時節，在那黑的樹影下趁著月兒躲在雲裏的那一剎，偷接過吻，像舊小說裏「卿卿我我，唧唧嚶嚶的」多少回，女的男的同時逼着兩方父母給了他們的錢，草草率率的便結了婚，來過這小家庭生活。

不景氣的年頭兒，使丈夫陡然歇了事。起初，沒有歇事的時候，倒是「男耕女織」內外相安的過日子。不知怎的歇了事之後，景象就全不對了。丈夫覺得整天的沒有事做，閒的難過。妻子覺得整天聽丈夫的話聽的太多，煩的難過，他們好像沒有愛情，很不自然的在一起生活着。不像從前，妻子在丈夫出門之後，替他預備好了可口的菜，走上了樓一屋子就都安靜下來了。她拿起毛繩來織，口中哼着以前在學校裏學習的歌曲，她坐位前面就是一個大衣櫥，櫥門上嵌着一面大鏡子，她不時擡起頭來，從鏡中看見她脂粉勻敷的臉，修長的眉下一對靈活的眼，玫瑰似的腮旁有一粒很小很圓的痣。

等到她編織疲倦，靜極思動的時候，丈夫就回來了。這是她最快樂的一刻。丈夫定要抱着她吻一次。也許丈夫的手中，懷內，有她心愛的東西。這是她理想中的家庭樂事。這種樂事享受的不久就消滅了。尤其是在晚間，她覺得丈夫好像得了神經病似的，常常將臉挂下來。從前的晚間，總是笑顏相向的，或者手挽手的到馬路上走一回，或是很高興的去看電影，像這個冬天，兩人有時去看夜戲了，不回來。找個旅館住下來，「鴛鴦戲水」似的兩人洗個澡，那水汀取暖的房間，真是將嚴寒的冬夜化作迷人的春宵，兩人在春宵裏沉醉着。

那日上三竿的禮拜日的早晨，溫暖的被中生活造成了睡眠史中最美麗最光榮的一頁。

如今，什麼都沒有了。在這個寒冬裏，丈夫只騰下一雙冷腳，在地板上蹂來蹂去的，令人生厭。拿了熱水袋，從手上解到了腳下，尤其生厭；再由牀下移到牀上，由牀上移到被中，妻子真是不能忍受了。她想她的熱水袋不應該他放在腳下，也不應該由他一人獨占着，她無法從他手中奪下來，只好取作被中戰鬥的標的或是犧牲品，結果，這熱水袋的命運就此告終了。

熱水袋命運的告終是財產上的損失，同時還是睡眠地域的浸濕，那冷冰冰地牀褥上已經不堪再行整理甜蜜的夢，兩人很急促的下牀沉默的相對着，那已往的事和今天的情景終於使妻子的眼淚簌簌地流下來了。

「哭什麼呢？牀也不是你一個人的。」

妻子沒有響。

「弄潮了，大家都不能睡？你怎麼會想起來的，熱水袋，也是我們的財產呀！」  
丈夫說着話有些急，眼睛望着那躺在地上的熱水袋。

「財產連我都是你的財產，不愛惜，大家都不愛惜。我就是一個熱水袋，被你作踐慣了的。」妻子帶着悲啼回了這一句。

「我是一個熱水袋！」丈夫冷冷的答着。

「你是一個熱水袋？……」

「不！那麼我們這一個家庭就是一個熱水袋，被你一腳我一腳的將它蹬壞了，破了，完了。」

丈夫接着哈哈地笑了一陣子。

「完啦！還早呢！我們像在深巷中摸索着，不知幾時纔可以到天明！」

「你也太過分了些，我知道你現在對於我們這家庭生活的滿意，但我們總不能拿這個理由來分居呀！我的職業不是因為我做的不好而失去的，是由於社會的不景氣。失了業，當然就不能不感受到痛苦。這樣的寒天，我們火爐也生不痛快。晚上老坐在家裏，不動就得冷，出去又捨不得錢。因為冷和無聊纔用上一個熱水袋，熱水袋又被你任意的蹬破了。我也知道我老是坐在家中使你感到膩煩和不自由，但是沒有法子呀！我也不是笨人，沒有錢

所以我是聰明不起來的。在我失意後你辭去一個娘姨，這是第一重苦，我在家中你的事情加重，這是第二層苦。我的無聊增加了你的憂愁，這是第三層苦。我們打開窗子說亮話，你是覺得你又苦又忙又悶，前途仍舊是黑茫茫的，這些，是我們老早感覺到，不過不說出來，直到今晚方能借着熱水袋來發洩一點心中的積鬱罷了。牀弄濕了，我也不怨，熱水袋破了，我也不怨。黑夜茫茫深巷裏的人，只要不撲跌就是大幸。那還能顧到衣服的潔淨與污穢呢！來罷，在沙發上坐一會兒，老早站在粧臺傍是很疲倦的。」

丈夫說着發出微微的笑。妻子仍是沒有響。她被丈夫苦苦的逼了好幾回，方勉強的站起來走到沙發旁坐在丈夫的身邊。

丈夫說：

「我們平心靜氣，來研究一次我們的前程，世界上沒有無盡頭的巷子，更沒有永不明亮的天。」

「我們是主張過小家庭生活的，小家庭的生活就只靠着我賺錢，我們沒有積蓄，只靠了這點收入，當然總有窘迫的這一天。假使我們要是和父母住在一塊兒，吃飲用不着愁，雖

然歇了事，也不礙，我在前面書房裏看看書，下下棋，你在後面和妯娌姊妹談談笑笑，那就決不會有今天這樣難過了。」

「你不是說你母親凶得很嗎？」

妻子陡然問他道：

「凶固然是凶，她總不能將你吃下去的。倘使在大家庭盛行那五世同堂三代同居的時候，就是要吃你，你也得只好閉着眼睛讓他吞下去。」

妻子沒有響。她想到丈夫大家庭狀況來。在那麼一所陰沉沉的大屋子裏，住上了爹爹的幾個人，晚上除了幾間臥室之外，什麼地方都是漆黑的，走路都要帶個燈燭。一個哥哥，只知道和賬房算賬；一個嫂嫂，只知道做針線。一個小姑，只知道吃零星的小食。還有一個老的公公，最喜歡坐在中堂抽着煙管，一個凶狠的婆婆，最喜歡終日找人的錯。

她不能回去在那種家庭過生活的！丈夫說：

「小家庭固然是好，第一就是不能歇事，第二就是不能缺錢。」

接着他唸了一句詩經：

「式微式微，胡不歸！」

又微微地嘆了一口氣，便不再說什麼了。

半晌，妻子說：

「依你，我們就回去。」

「那是再好不過的。我們爲什麼看着大哥大嫂白用着父母的錢呢？」

「睡罷！」丈夫懶洋洋的站起來，將那破的熱水袋送入字紙簍，在牀上拖下了被，兩人便糊裏糊塗在沙發上借宿了一宵。」

★ ★ ★ ★ ★

夜裏的會議，決定了他們早晨的命運。

早晨，便是他們收拾準備旋里的起首了。妻子，已經忘却了那個破裂的熱水袋，她也不再作那黑暗茫茫，長夜漫漫的惡夢。好像是又有一個新生命的開始。不過，在她的心裏，這新生命不完全是光明的，光明中帶了一點凶狠，她不敢忘記那將要來管束她的人，一位凶狠的婆婆。



在他們剛轉家門的時節，雖然家裏的一羣，都表示着欣慰。不過他們夫婦二人總覺得欣慰中有點冷酷，這是好久沒有住過的家，雖然是有空的屋子。但空屋裏面却滿布了灰塵。人心好像總是不知足的，在外面的時候，疑心着家裏好，在家裏的時候，反而覺得像兩片黃葉飄流在大海中，茫茫無所歸。丈夫雖然說是下下棋，看看書，可是棋也沒有下過，書也沒有讀過。妻子雖然和妯娌姊妹談談，可是從來沒有感覺到興趣。

「這個日子真是太沉悶了！」

妻有一天這樣地對夫說。

「萬一她真的向我們要錢，我們拿什麼去給她呢？」

「所以這裏面就藏着悲哀了！世界上事，有許多是不能拿幻想替代事實來滿足自己的。」

丈夫微微的嘆了一口氣。

半晌，妻說：

「你知道你的身體不如從前嗎？」

「不如從前！」

丈夫很驚訝的說：

「可是我並沒有害過病。」

「害病並不要緊，因為病總有好的一天，身體不好就不成了。你自己想，你為什麼要用熱水袋？」

「因為是腳冷呀！」

「腳冷，當然是身體差了。我為什麼腳不冷？」

丈夫真沒有話說，他實在不能解說她的腳不冷的理由。

「你為什麼歇事的，你仔細想想。」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沒有特別的理由，却有個簡單而又普通的理由，那便是你精神不濟，做不下來……這是你親自向我說的。」

丈夫的臉，不禁就紅下來了。這是事實，他也不能賴，他記得非常明白，是他親口向妻說

的。他囁嚅了半天說：

「我的精神有時候是不濟的，不過這也是沒有方法的事。『未老先衰』……」  
這四個字說的非常之輕，他那雙失意的眼睛很誠懇的望着妻子，說：

「也不止是我一個……」

「因為衰，所以就離不掉熱水袋了！」

她說的時候，顯出十分的憤慨。

「每天晚上，上牀就記得熱水袋了！你知道你什麼時候纔能不要它。你非得睡着了之後，纔能離掉的牀上，只有你和熱水袋，那裏還有我呢！」

她說着眼淚就隨着掉下來了，她哭起來，一句也說不下去，一逕嗚嗚地的哭着。

丈夫意思不到她會說到這一層，他想到以前的確是有這樣情景的。他的臉上便露出非常難看的顏色。淡淡說的：

「你不滿意我的地方，不是爲我失了業，乃是爲了一個熱水袋。」

「熱水袋，熱水袋！」

妻很急切的帶淚回了他的話

「那麼我現在沒有熱水袋了哇！」

「這個日子是真的沉悶，不過我們應該從沉悶中找出趣味來！」

「婆婆現在對我很好，我看她是以爲我們在外面積了錢的。」

「積了錢？」

丈夫很詫異的問。

「她說小姑要定人家，要我們留意。還說小姑出嫁的時節要我們幫忙。」

「要我們幫忙，那兒來的錢？」

「我們不妨認了我們有錢，趣味就會生出來的。」

「不行！這種誑語不能在家裏用的，況且，她還是我的母親！」

他很莊嚴的說着。妻半天沒有響，看她的光景，似乎滿露着悲傷和憂悶。

「怎麼？你覺得很不舒服，別是我的話說錯了？」

「不。我時常想着一個人在不能滿足的時候，應該要以爲是滿足，心地方纔舒服的。」

「你說，我們應該向母親說有錢，讓她心裏覺得舒服些是不是？」

「如果她心裏是真的舒服，那也未常不可的！」

「你對我，那裏又比有熱水袋好些？」

丈夫真不敢再說什麼了。他一逕地思念着。

「做丈夫究竟應該怎樣做？是不是應該守候着妻子熟睡的時候，自己方能入睡呢？」

「精神不濟，腳冷……」

他繼續想着。想了半天，他不能得着完美的答案。

妻子仍舊是哭着，好像有多少天的難過，都要借這時候發揮盡致的一般。

## 兩間房終